行狀
墓文
祭文
告文
哀辭
雜著

二山齋集 五

共六

本館蔵
へ16
2339
5

16
2339
6-5

三山齋集卷之九目錄

行狀 附遺事
先妣行狀
觀察使李公行狀
先府君家狀
家弟遺事
墓文
從叔父府使公墓表
都正洪公墓碣銘 并序
從叔父學生公墓誌

李君英奎墓誌銘 幷序
贈參判李公 勉之 墓表追記
先府君墓誌
高祖考文忠公墓碣追記
從伯父 贈參議公墓表追記
五峰蔡公 以恒 墓碣追記
祭文
祭亡弟文
祭李判書 箕鎭 文 代人作
祭外從祖孟谷洪公文

宗中祭再從叔 由行 文
祭雪川李公 鳳祥 文
祭從叔父府使府君文
祭徐氏妹文
宗中祭軍威族祖 時訥 文
宗中祭族侄參判 應淳 文
祭從氏正公文
祭縣監宋公 約欽 文
祭內舅參判洪公文
祭沈一之文

祈雨祭文 六
告文
大老祠尤菴先生奉安祝文
考巖書院遂菴先生兩丁祝文
先考墓立表埋誌時告文
先考影本奉安石室書院時告文
遂菴先生畫像奉安後告尤菴先生文
告遂菴先生文
代人告祠堂文
辛亥正朝告祠堂文

哀辭
閔擇之哀辭
尹君儀東哀辭
俞興之哀辭

三山齋集卷之九

行狀 附遺事

先妣行狀

先妣淑夫人洪氏系出南陽高麗金吾衛尉諱先幸之後也世有簪纓其近而顯者曰諱曇吏曹判書貞孝公諱振道靖社功臣判中樞府事南陽君忠穆公於先妣爲八世若五世祖曾祖諱聖元　贈參判益城君祖諱瑺兵曹參判南溪君　贈判書考諱龜祚進士　贈參判以文行重於士友妣　贈貞夫人全州李氏進士諱絅女先妣以　肅宗壬午九月十五

日生十五歸于我大人時伯祖舅忠獻公暨伯舅承
旨公皆無恙門闌甚盛而姑朴孺人早寡伶仃隔一
墻以依焉先妣日上下兩家應對周旋德容甚備諸
尊人交相誇謂得賢婦而顧常守朴孺人側婉愉承
事如親母女即孺人不悅先妣不敢辨一辭後徐言
前某事如此孺人未嘗不欣然也未幾禍作闔門血
泣流播先妣內積憂哀抱乳孩黑夜馳山谷中所至
多人所不堪而其在錦山則承旨公夫人宋氏謫於
是而朴孺人就之也當是時先妣又多從宋夫人左
右扶護惟謹不以顛沛故少弛其常度也居數歲寃

事稍伸而大人已矢心自廢隱居養親讀書先妣日
夜佐朴孺人具醪羞奉賓友澹然無咨嗟色朴孺人
沒大人不復問生業而四方學者益衆日以講授爲
事家貧數徙旁落轉甚先妣盡斥簪珥供祭祀歲荒
拾橡實爲糧而益董婢僕修門戶整器用接人客必
毋廢舊觀夜即明燈執箴線獨坐聞鷄成長幼衣服
至飼馬牛治園圃諸外間細瑣皆先妣身爲料檢晩
嬰奇疾兩目幾不能辨物猶臥而措置悉無遺闕終
不令大人憂家事內顧以妨其樂然其一生勤苦亦
至矣及大人名位漸隆旌招累至先妣亦從受封誥

於是人方爲先妣榮之而先妣愈自畏飭恐以毫末累大人德家衆有不善輒曰人謂我長者家乃爾耶如聽聞何以此門下士親熟者皆竊知先妣賢以爲克配君子云先妣旣病因積傷仲子俊而夭轉痼不可治數瀕危間就不肖報恩任所甫八朔則敎曰夫子在獨受汝養而久於是可乎且病如此必早歸歸逾年益甚又明年丁亥正月十九日竟棄子女嗚呼痛哉三月丁亥葬于楊州石室亥坐原祖舅農巖先生兆次也先妣凡擧七男女多不育其長成者男履安進士縣監次履直女適徐迥修正言次適洪樂舜

履直繼子曰麟淳徐之子曰有秉女洪大榮其二子幼先妣性仁厚和愼與人言溫溫如有傷臨事虛懷博問不肯自任賢智而至其裁度可否依於道理往往識致灑然則雖讀書君子不能遠過也篤于親族憂樂與同諸侄孫爲受業而至者日滿堂宇撫視如一每食必呼使至前曰病人所居雖陋無妨也其去也囑其再來而又以書申之施及疎賤皆推心善遇周窮恤患如恐不及不肖以先妣之命夜中爲村嫗撿藥方多矣故上下人人悅附雖素號簡薄者於先妣咸爲之傾倒焉子女雖甚愛必知其過過而未嘗

無誨嘗告不肖曰今子弟憚長者側昔吾先君兄弟四人事吾祖考日必列侍於前迭給使令夜則皆侍寢吾以爲固然今何異耶每病枕無睡輒爲諸女婦言已爲新婦時事及舊所聞諸名家可法可戒者以風切之不肖等相與愧服嚴於折責也其治家心計過人善通變有無每有吉凶務繁期促先妣閉戶坐自如來諸婦指授於前而飛書遠近無不樂爲相助事皆立辦先妣弟府尹公嘗爲夫人語此亟稱其難及也先妣既沒大人哭之以文曰其仁孝淑哲之懿輔佐轉運之良無一不可於余意雖謂之閨閤間好朋友可也嗚呼盡之矣卽不肖朝暮死有以獻之焉惟一二事行所以得此言者後世子孫不可以無誦也故謹撰次而藏于家

觀察使李公行狀

公諱培元字養伯號歸休堂咸平之李以高麗神武衞大將軍諱彥爲始祖其後相繼爲大將軍者又三世入我　朝有諱從生佐　光廟爲敵愾功臣封咸城君官漢城府左尹　贈判書謚莊襄公寔公之五世祖也高祖諱良咸鏡北道節度使襲封咸川君曾祖諱世成都摠府都事祖諱允宕甲山府使兩世皆

贈叅議考諱琰以孝選于里不仕　贈右叅贊妣貞夫人忠州崔氏觀察使諱蓋國之女公以萬曆乙亥四月十一日生爲人剛毅朴忠志氣犖然而儀觀特可畏街童市卒遇輒引避至有到門而却走者辛丑中司馬出入太學力主淸議爲士類所重壬子魁瑞慈臺庭試直赴癸丑增廣以準點隷承文院時之極望也院中選新榜當入者一榜多權奸子弟盡絀之無一得與人皆快之出爲平安道評事言路承風旨削職去時廢主淫昏日甚倫彝斁絕公遂退居堤川庄舍於是靖社諸公密有所議有與公素善者欲與同事數風之而公從子咸寧君沆亦與焉乘間告以故公默然若無聞足不踐京城十年備經厄窮夷如也　仁廟改玉卽拜司諫院正言首斥追崇之議隨事敢言不避勲貴首相李公元翼亟稱有爭臣風然自是忌者益衆不復入臺地三遷弘文錄輒見枳都堂以成均館直講出爲谷山郡守旋遞歷禮曹佐郎爲光山縣監以四治安胎使從官作拏者罷敘拜宗廟署令丁卯虜難奉　廟主隨　駕入江都陞成均館司藝歷司䆃司僕寺正爲忠原縣監縣故多豪猾稱劇地聞公之至皆慴伏不敢動尋以前官事坐

罷歷掌樂院正爲原州牧使旣而朝廷以畿湖多崔
澤虞欲得牧禦才以鎭之而難其人啓請公再赴忠
原兼討捕使指畫緝捕落其機牙奸宄屛息桴鼓不
驚監司以其狀聞進秩通政以褒之丙子夏北憂日
棘公以備局薦擢拜黃海道觀察使旣莅任繕修山
城峙粮積芻凡爲守禦備甚悉至冬虜大舉以入公
方視戰船材在海島聞變疾歸虜兵已掠過矣公則
作書與子處後事將率衆赴難爲殉國計而賊臣自
點以元帥盡摠道內兵只令公率民丁入守山城公
所爲動被沮抑無奈何及氷解始發舟師由海路以

進比至喬桐江都失守　車駕已出山城遂東望痛
哭而歸丁丑二月也於是汗北還護行官令道臣出
待公大憤奮然答報曰眞監司豈有出待假皇帝之
理乎以延安府使差假監司終不動事聞命拿鞫事
將不測公素嗜酒廉白疎放以狂伯夷見稱　上亦
知其然遂以他事論罷仍禁錮逾九年乃敘拜刑曹
叅議又以微事罷後再歷分司承旨及兵刑工曹叅
議癸巳正月二十七日壽七十九而卒貧不能斂親
舊共助之以累錄從勳　贈議政府左議政三月葬
于楊州別非谷丑坐之原公蚤孤奉崔夫人甚孝及

仕而三爲大州崔夫人大耋無恙榮養備至時節上
壽披彩娛嬉白首而嬰兒也　仁廟臨筵歎曰李某
以一邑之力有母爲悅予有一國之奉而無地是養
爲之流涕蓋公之孝至於上達而有是　教也居官
清而有威務去積弊尤致意於學政多所修舉所至
民皆悅服去則立碑以頌之剛正嫉惡出於天性遇
事必直已以行不隨人俯仰旣以是不偶於時抹掇
以老終不肯少挫而求容其爲僕正也嘗遇崔完城
鳴吉崔時爲亞銓謂公曰如我者未可一訪歟公嘗
惡其主和卽正色曰君以我爲欲得好官者邪唾而

起嗚呼公之本末如此其可謂矯然特立之君子矣
獨惜其丁丑大節尤磊落奇偉百世之下足令聞者
起立而世罕有道之者何也且以宋文正先生之惓
惓斯義也其於淸陰三學士之倫旣極其表章矣下
逮布衣吏卒凡有立於當時者皆得附見至今照人
耳目獨公名不在其間豈新經變難有所諱事仍沉
晦而無能以告者歟是未可知也雖然余聞　英廟
晩年公後孫翼運以注書入對筵臣爲陳公此事
英廟亟歎曰難矣壯哉累日嗟賞不已　聖人一言
之褒垂諸萬代而有光公於是乎有遇矣余未知太

史氏已記之于策不如前泯泯否公凡再娶前配柳氏右尹思瑗女後配尹氏正郎慶元女公之葬以尹夫人祔焉從公命也俱無子以兄子沉爲后文科牧使女適金墩者柳夫人出適李巨源宋孺孝李時爀李敏植者尹夫人出子漢淇女適李文柱李敏道者側出也牧使三子司議靖賢僉知翊賢進士藎賢三女經歷金世輔判官李錫宋瑼金墩子弘基振基碩基益基慶基女李弘稷李巨源女都承旨李東老宋孺孝子世迪僉知世奎世綱女別坐李允元尹以鼎進士鄭重熙李時爀子東漸東濟東淵東浚女及第

南澤沈世日尹偉李敏植女掌令朴澂李萬楹漢子察訪斗賢奎賢女韓命一淇子得賢李文柱子煥炫煊女察訪趙克夏李敏道子典命始公之五世孫慶一氏裒輯公事行乞銘于余先君蓋許之而未就也今以屬不肖不肖何敢焉姑據所輯撰次以爲之狀以俟後之君子

先府君家狀

府君諱元行字伯春學者稱之曰渼湖先生我金系出安東始祖諱宣平以古昌城主佐高麗太祖討甄萱有大功封太師亞父廟食古昌古昌今之安東也

世襲冠冕至清陰先生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當丙
子虜難爲　天朝抗大節再拘虜庭不屈天下誦其
義是爲府君五世祖高祖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曾祖諱壽恒文谷先生領議政文忠公以
清名直節爲士林領袖已巳與尤菴宋先生同被禍
祖諱昌集夢窩先生領議政忠獻公考諱濟謙號竹
醉右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妣宋氏義禁府都事諱
炳遠女左參贊同春先生諱浚吉曾孫也夢窩公有
弟諱昌協農巖先生禮曹判書文簡公道學文章有
大名于世生諱崇謙號觀復菴才行卓絕農巖先生

嘗許爲父子間知己不幸早沒無嗣其配朴氏吏曹
判書諱權女是府君所後二世也府君以　肅宗壬
午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幼氣盛家在白嶽山下日日
能上絕頂數回農巖先生嘗戲謂曰汝不讀書惟嬉
遊是好寧負柴爲可至夕果負柴而立於庭曰長者
之命不敢違也先生大奇之知其必有爲也稍長酷
嗜書史行步坐臥手不釋卷家人或失所在輒獲於
書樓中藻思驟進筆翰如飛出遊場屋一時名士皆
自以爲不及已亥中進士三等時夢窩公位台鼎門
戶方甚盛而府君妙年聲望日起人皆謂朝夕將大

闡以繼家聲然府君已不屑於此獨慕古人文章事
業日從賢士友淬厲講究期於有立如是者又數年
而辛壬之難作矣夢窩公首遇禍府君從承旨公子
富寧謫中未幾承旨公又不免承旨公長子　贈參
議公省行先卒于獄凡爲夢窩公侄孫者皆竄配遠
惡而府君以出繼免府君既遭罹罔極晝夜悲憤欲
狂念讀書猶可寓心而時在宋夫人配所無他書隨
身惟有孟子乃取而大讀之又得栗谷尤菴二先生
書潛心翫繹自是始奮然有求道之志盡棄宿好而
從事焉乙巳更化命雪夢窩公兩世寃稍收錄禍家

子孫或謂府君可出而應舉矣然府君已矢心自廢
隱居養親不復踐京城一步窮苦畏約多人所不堪
而能有以自樂終無怨悔嘗自言吾讀孟子不見諸
侯之說而後知科舉之輕乙巳後見朝廷是非猶不
明至李義淵之死則蕩平之兆已萌矣每念之傷慨
有一出挽回之計而又讀孟子枉尺直尋之說遂止
不爲吾之前後斷置世念皆孟子之功也庚申除內
侍敎官庚午連除翊衛司衛率宗簿寺主簿辛未除
翊衛司翊贊皆不就又除司憲府持平癸酉再除乃
上書陳情懇辭終言當變故罔極之際不能刳胷剸

腹以自從於泉下及遭　聖明猶畏罪泯黙不能一
暴其寃狀至於旣蒙昭雪一種讒賊之徒尙且肆其
熒惑而臣又莫能一辨永不免爲忠孝罪人復以何
者爲立身事君之本哉蓋自丁未後時事又驟變府
君痛先志不白久欲一自鳴而終以義有不敢未果
至是引以自咎焉甲戌　特授書筵官　大小朝各
下別諭敦召不赴除掌樂院正乙亥移司憲府掌令
旋遞丙子再除又連以　書筵官敦召皆不赴丁丑
貞聖王后昇遐府君取栗谷請勿過哀之義上書奉
慰仍辭職畧曰居喪之則有本有末如致哀慽之誠

盡禮文之宜嚴內外之防謹言笑之出屛耳目之誘
黜宴安之娛者本也至於哭踊之數餐粥之節此則
在乎量筋力而行之而已臣願　邸下之於禮也務
其本之大者以爲四方萬民之極無拘乎其末之小
者貽　兩殿之憂以致萬一之悔也又引禮經及
國朝故事請無廢　講筵曰帝王典學之功關係甚
大不容間斷不得因哀而停講且人情逸則忘善窮
則反本方其身在哀苦外誘不接　臨筵誦讀志明
慮壹感發仁義之善端銷融嗜慾之邪萌者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若是者此時　進講不特無妨於守制

兼亦有資於率禮而日接賢士大夫或論義理或諮
機務或究禮制或敘哀疚其所以慰　睿情於壹欝
寬孝思之萬一者又何可勝計哉卽其導宣氣血以
防无妄之疾者亦未必不在於此惟　邸下留意毋
忽旋陞執義居無何　上因大臣言命入前上　東
宮書而覽之亟加奬歎仍呼寫別諭曰今覽上書言
甚切直於元良可謂頂門一針深得儒臣之體予用
尙焉本職特爲許解以開進途爾須體此意卽日登
途輔我元良亦補予不逮府君又上疏懇辭優　批
不許自是歷執義者三又有出入　經筵之命連上

辭書皆不許已卯　世孫新定位號　上謂筵臣曰
世孫輔導無如山林之士左翊善之代予思一人如
金某者何如筵臣又薦宋公明欽且請別設官名如
春坊進善而并差二人　上從之遂以府君爲左勸
讀仍下　別諭曰今之抄選非漢嚴光周黨也皆喬
木之後予雖凉德元良雖誠淺其不能致之噫若干
尺之元孫今爲世孫而吁嗟　三宗血脉卽此也以
喬木之臣其所輔導豈待敦勉況今職名無一毫過
疏以人有所不稱情有所不堪病有所難强爲三難

進之義疏入政院以　代理後非大臣不得陳疏不捧而還之時子履安以新榜進士入侍　上曰汝父勸讀之除有深意今日朝鮮之事惟在世孫以予意出語汝父使之入來商山四皓豈不爲漢而出乎府君以前疏既未上徹而　恩言又如此義不敢終始昧然遂就其疏尾陳見格之由仍及履安入侍時異數申致惶恐辭謝之意政院微禀猶未達而又除世子進善府君泯縮不敢復辭會有臺臣請敦召山林者　上遂命取前疏而入賜批凡五百七十餘言其畧曰一隅青丘朝鮮而已　三朝血脉只有一人若問勸讀乃祖之孫若問其祖四忠中一噫誦昔年之　慈教思今日之世孫何待其召況以職名召致辭或可也而今於爾無一資之陞順其名而懋實其何過讓吁嗟爾祖辛丑建儲時師也而今爾爲勸讀於其君之孫他日爾祖若問吾之所未盡於昔年者爾果補於今日云爾則爾將何語以答也爾兄爲國丹忠飲鬱泉下今爾竭心此職庶解爾兄九原之心言之及此予心愴焉爾豈不感動爾若幡然上來予當與世孫見爾于謹獨閤爾須體予此意即日登途焉府君承　批流涕曰乙巳後無此洞釋自此死不

恨矣於是一時諸公皆謂府君不可不一出有貽書
力勸者而府君終不可獨以今此　異恩非止關涉
一已世臣之義宜不敢無變遂進詣石郊遣家僮上
書陳謝仍言今茲所叨雖曰專掌勸講與他職不同
而一有承　命亦等歸一出耳臣於今日誠不敢復
言情私一出非有所自惜也獨其所懼則有之何也
今爲之强其所不忍而變其素守者必其進而有爲
有賢於退而自靖而後可也誠使臣學術力量有可
以匡　君德正人心整頓旣頽之倫綱扶持將傾之
宗國下以究先人未了之志上以酬吾　君不世之

遇不亦爲善事乎而今不能然其所以自效者不過
得以章句末業區區於誦說之間而以爲事了則尙
可謂之有爲乎是無補於　聖朝有負於先人秖以
其身爲忘哀冒榮不知羞恥之人耳臣固不足言而
聖明抑奚取焉書上卽徑歸再歷執義及掌樂院正
辛巳陞通政連除工曹叅議成均館祭酒上疏力辭
批曰目今求助惟在山林讀書之士頃見爾子諭予
腹心何心若是邁邁乎先是履安又因事入侍　上
爲問府君鬚髮盛衰以及顏貌聲音之詳亟致欲見
之意故　批如此後又諭府君弟判官某至令歸傳

蓋　上意以府君於勸讀之除必將膺命而終不出則已知其難回然其一心眷眷猶未已也癸未贊善宋公明欽承　召入朝上疏言今耆宿大儒精力尚强宜并旌招　上問誰也宋公對以府君及尹公鳳九仍言金某於臣爲外兄而舉不避親明道薦伊川横渠故及之耳　上曰好矣予雖誠淺贊善豈不效徐元直之使孔明起耶必勸來金某也即遣史官傳敎使之偕來八日中疊下四諭語益懇大抵責以世祿之義必欲其一見而終又曰爾五代祖所執大義千載令人欽服明年何年今將何祀噫七旬其君

行禮之時望七忠臣之後其若來參豈不有辭於後世乎時　上將親祭大報壇而明年則　皇朝屋祉適再周矣故　上敎如此蓋欲必致也府君旣連因書啓言情病難强又上疏申辭其第二疏則曰臣聞朱子之言曰士大夫出處得失非一身之事乃關風俗之盛衰蓋言其不可苟也竊觀自古君之所以召臣臣之所以應乎君者自有其法或以其職而召焉者有矣如孟子所謂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者是也或以其役而召焉者有矣孟子所謂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者是也所以召之之道非一而蓋皆

有所事而召而其應之也亦然獨未聞有爲見其面而召且應者也今　殿下之所以召臣者一則曰一欲見爾一則曰豈不一見七旬之　君恩則至矣榮亦極矣而自識者論之或疑　殿下之所以召臣者有異古義而臣之所以應之者不免苟道則其何以爲解也　聖學高明其於此理宜無所不燭而特以思念舊臣不忍棄其後人以爲是耳臣豈不仰體而獨恐士大夫出處之防由臣而壞以爲風俗之害此臣之所不敢也又論史官偕來事曰凡人臣難進之義有可强者亦有不可强者今不問情勢事理之如何槩使其曠日相守惟以必偕乃已爲期則士或不得自由而終至喪其所守者有矣此豈優禮其人之本意而其於仁君遂物之道何如也然則如臣情實須在所諒而猶且一向羈縻無所變通徒使　君命日輕臣罪日積而已臣於是蓋不暇爲已憂而竊爲聖朝惜此舉也疏纔上宋公已以言事大觸　天怒以去而　批旨隨下許解本職史官亦撤還矣始府君聞宋公之去慨然謂履安曰繼此而有陳疏者雖不敢相伸救如言事者之爲當引李鰲城事爲辭職之說耳至是遂不諧甲申坐朴相世采從享文廟時

不叅頒敎班罷職旋還寢已下未就

家弟遺事

君長身玉貌目如曉星神采爽俊與人立必犖犖獨出

幼奔逸自快舅氏嘗貽詩曰駒生七日已超母吾欲金羈絡爾首蓋奇之也大人敎之嚴未或借色辭君猶不甚挫至年十四五始稍稍歛飭徐言正色肅然有儀自是讀書益力常從長者遊不屑同輩追逐也四五歲雨驟溢庭除大人在外舍欲入不可君卽呼馬以進其英發如此稍長爲長者執事皆立辦如意長者甚仗之

君有奇氣好折人以言最惡回互纖吝卽有近是者輒面數之然性仁厚篤親族見人窮困必濟之而後喜時從大人學者已衆館宇常盈君皆察其苦樂而善遇之以此人人樂附焉

平居慷慨自負念家世公相雖經大禍謂功名可立就以復舊業人亦莫不以爲然也每憤讐賊充斥曰我得志必盡殺此輩耳

爲詩文援筆直書而凌厲有步驟無一語庸腐嘗作驅瘧文大人賞之曰是眞知其苦故摹寫至此筆札

亦翩翩可喜

自始疾卽不能言旣寖急忽中夜自笑曰是金某十八而死乎余曰弟何遽至此君卽歎曰有顏淵後亦無他言

墓文

從叔父府使公墓表

公諱坦行字叔平安東人我金氏肇自高麗太師諱宣平至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以丙丁大節益顯于世於公爲五世祖曾祖諱壽恒領議政文忠公祖諱昌集領議政忠獻公考諱濟謙承旨　贈參判妣貞夫人宋氏都事諱炳遠女參贊文正公諱浚吉曾孫公以　肅宗甲午四月十八日生九歲遇壬寅之禍坐謫錦山參判公臨卒命之名而戒之曰今所望惟汝矣經四年乃宥貧窮畏約漂泊於呂州陽智間幾不得存乙亥始補繕工監監役翊衛司副率遇讐人爲僚皆不就尋除內侍敎官差　國葬都監監造官例陞長興庫主簿轉掌隷院司評司議出爲瑞興縣監又遇讐棄歸除司僕寺判官以微譴罷歷原州判官陞金山郡守公常言治術貴不擾尤深惡俗吏要譽之習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而又能隨地而弛張之

瑞興之政以威戢豪鄉有稱及居金山布衣常滿座
增修齋舍以處其肄業者六七月之間天久雨則念
其艱食分廩而送之家士大悅服及去傾邑來別三
日饋十數斛至今談爲盛事又陞爲南原府使客館
毀五十年矣前爲官者憚作之役大相循苟簡公亟
捐俸屬工數月而畢特宏麗事聞陞通政階秩滿拜
僉知中樞府事明年甲午公年爲周甲公嘗愛驪上
江山欲歸老預作軒名以待之至是扁舟泝江以去
而余樂軒新成與客飲酒極歡一夕無病而卒五月
二日也公爲人坦坦無崖谷立心爲行一以公直臨

事果斷志氣偉然有餘雖遇變故若他日焉居家仁
而能嚴婦女雖親者對之必莊諸子不敢闌語於側
其與人處風流溢發清濁皆得其歡獨喜從賢豪長
者遊虛懷受善庚申忠獻公復官公自以世臣欲赴
舉既行至京有友規其不可卽鞭馬以歸嘗蓄一侍
人性佞家人患之而不敢諫灣上武人任某公所善
也偶過公爲言遂棄去人以爲難公兄弟六人惟吾
先君與之同老愛敬純至在外邑遇時節佳味必專
使先獻先君歎曰是蓋事我如父也推以及於親戚
故人恩意周洽莫不爲之傾倒而輕財好義出於天

性意有感發或一投千金雖駿馬美裘人有欲者輒
予之不少惜其家顧數困初不以經意也公既抱負
在躬晩從祿仕非其所試然數郡之治論者皆稱有
士君子風而常慨然不忘忠愛有建功立事之心正
獻閔公百祥嘗薦於朝請大用噫其卒不克有施以
稱叅判公之命也豈非所値之時然邪公配韓氏處
士諱百增女大司諫億增其叔父也貞潔有女行先
公七年卒墓于原州芝山乙坐原公卒越三月某日
就以合窆焉後以子履素貴公　贈吏曹叅判夫人
贈貞夫人有三男一女男長卽履素今叅判次履裕

履度女適叅奉洪大默

都正洪公墓碣銘　并序

維我外曾祖兵曹叅判南溪君　贈判書洪公以孝
友敦睦有名搢紳間諸子多賢能述其家風至孫而
又得公諱樗字子野遠祖諱先幸仕高麗爲金吾衛
尉始籍南陽其顯于　本朝者曰副提學諱泂叅贊
貞孝公諱曇靖社功臣判中樞南陽君忠穆公諱振
道而自忠穆再傳有諱聖元官僉知　贈叅判益城
君是生諱璹卽判書公公之考曰進士諱麟祚始娶
延日鄭氏繼娶全州李氏李氏生公公幼失父鞠於

母鄉十歲始歸拜見判書公判書公撫頂以喜曰能繼吾業者也未幾判書公又卒與諸父同居彊幹任事力於持家諸父仗焉　英宗丙午用先蔭補　敬陵叅奉尋不樂去戊申賊平以勲嫡叅會盟例陞六品庚戌調義禁府都事訊囚勤慤　上屢稱之自此於內爲掌樂院典牲署主簿平市署令漢城府判官庶尹翊衛司翊衛於外爲安峽德山縣監金浦醴泉安山郡守富平府使獨金浦以事未赴戊寅陞通政又歷五衛將曹司衛將爲敦寧府都正而止公治邑痛抑豪右繩奸吏以便小民故所至有成績而怨者

多數不安於官其遞醴泉而歸遇臺劾下吏　上曰某素有氣力必務爲束濕致此謗　命行查道臣言公實善治其修改官廨備戎器費萬金卽如臺言此何從出得自放後十五年以衛將入侍　上問知公復曰是勤幹能束濕者其受知至此公亦益自感激思得一棘郡自效當路無引之者欝欝不得展仍遇偏廢之疾家居九年戊子八月初一日卒其生在丁丑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七十二以其年十月十一日葬于淸州鉢山里枕丙之原公旣少而未學渾樸無僞惟義之篤當鏡虎等以僞勲會盟設刀鋸而臨之

諸勲家嘗號士類者皆逡巡自汙獨公不肯與有爲近戚而怵迫之尤力者終不撓君子知其有守也臨官馭家率以剛果見稱內實藹然仁厚聞人善行往往爲之流涕其於孝友尤天性也平居未明而起拜家廟遇祭纖鉅皆親務盡誠潔其諱日則雖末年癃病必前期却肉及事盥濯衣冠舁伏于位哀動傍人家人泣止而不聽凡立寢廟治金石久遠未遑者至公而畢舉焉自傷蚤孤事諸父如父季父嘗謫穩城匹馬馳三千里往視之後季父沒于西邑時方盛暑又挈其孤奔哭扶櫬而歸及諸父皆沒拊諸從弟益厚其屋宅器用養生送死爲官而章服鞍馬之須皆令取辦於已既而公益老且病不能出門戶而諸弟已通顯樹家矣猶日夕眷係每朝僮使走諸家遍問安否得其報然後慊於心家故饒平生罕御繒帛子弟不敢以奇衺見專以收卹貧族爲事婚喪有助孤寡有養凡以急來者各得所望而去無怨悵之言公自貞孝以下以長嫡相承爲八世宗子而其德又如此故雖名位未章而諸族翕然尊嚮之推爲一門長老沒而哭之皆甚哀可謂賢也已公配淑夫人韓氏清州著姓郡守諱配厚之女端莊慈惠克助公爲義

壽至八十六而後公十年卒葬祔公以左有二男二女男長大宇縣監次大守女適李潢金偉行長房無子子季房之子埴季房又有子喆李婿子澤模金婿子履完女洪樂賢餘幼始履安之先君子與公遊甚善公沒酹以文告之爲銘而未及成今縣監君乃以命履安履安不敢辭銘曰

鉢山之麓有欝其木是惟南溪君之宮生而虔其祀死卽歸其趾孝孫有終

從叔父學生公墓誌

嗚呼抱川縣北二十里武夷之山有坐巳而封者我從叔父安東金公諱偉行之所藏也公以壬申十月三十日卒始葬楊州後二十七年移于此又五年以配洪孺人祔焉於是孤子履完泣謂履安曰嗚呼小子不天生不識父顏惟茲窀穸之事所以保固其體魄者不敢不自竭至於敘次平生事行以告諸幽則末由也已兄其圖之履安乃泣而書之曰公初諱祖行後改今諱字幼繩系出高麗太師諱宣平五世祖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當丙丁虜難有大節金氏由是益顯曾祖諱壽恒領議政文忠公祖諱昌集領議政忠獻公考諱濟謙承旨　贈參判妣貞夫人恩津

宋氏都事諱炳遠女同春先生諱浚吉曾孫也公生三歲則爲　景宗壬寅忠獻公叅判公皆被大禍公以女子服鞠于從叔母李孺人及長見時事驟變悒悒不欲生足不踐都城者十餘年庚申始雪寃或謂可以應舉矣猶不肯恒自處窮民罕與人相接出遇聲妓遊宴必避之以此終其身得年僅三十三公端靖寡言涇渭內辨其有所守介然不可撓而與人處又慈良可親篤於天倫未成童居宋夫人憂以善聞常念李孺人之恩事之甚謹及喪致哀如其爲宋夫人吾先君於公第三兄也公則父事之小大無違教不肖自幼侍傍蓋未見先君偶以事不善於公也公既以禍廢於一切人事無所營爲日泊然歛膝沉潛經史時則援筆爲古篆籀或寫山水木石以寄其意惟遇會心人劇飲縱談嗚咽慷慨論天下事鑿鑿中窾方知非枯淡人而其蘊抱且如此一時名勝高其爲人慕與之交及卒相吊嗟惜有加廉者洪孺人南陽望族都正諱樗其考也後公三十一年而沒沉默知大義自少從公于藉未嘗有怨色既寡嚴內外謹祀享訓飭孤幼克成其家一男履完一女爲洪樂賢妻履完子女若干皆幼履安少於公二歲隨公以大

書公之事將不勝於詳也然稱述所尊其辭宜謹噫百世之下亦將有考於其人邪

李君英奎墓誌銘 并序

李君星伯之喪余爲之爲位而哭凡士友之與我遊而及見乎君者皆來吊余曰惜乎其佳士也蓋不約而其辭同余之所以惜君者即可知焉君美姿貌爲人純明溫雅表裏瑩然對之如芝蘭襲人其始從我於渼上年甫十六七耳已有意求道辭令容止甚謹讀小學四書虛懷受益識趣日進余遂告之以古人爲學大方心悅之蓋將以身從事焉久而未見其或怠也君名家子其妙齡秀出又如此人皆謂朝暮且登顯以世其業雖其父母之望亦然而君之所自期者終不止於此噫不少假之年使之磨礱道義以有所成者命耶君名英奎星伯字也系出 瑋源父曰晦祥母趙氏生員遠慶之女大父曰弘之今廣興守曾祖曰諱觀命左議政文靖公號屏山以上可不譜而知也君以 英宗辛卯九月二十五日生庚戌二月七日歿得年僅二十是年三月十二日葬于果川甕幕里某坐之原君娶判官金麟淳女於余爲從孫無子一女生纔一月而君則歿亦可傷也君妻謂余

曰得大父一言以誌其墓庶生與死皆有慰焉余老不能作文憐其言攬涕而爲之銘銘曰

誰則予之而誰奪之余莫得以詰也炯炯奇志埋彼荒阡嗟後之人尙無以耕犂加焉

贈叅判李公勉之墓表追記

公歿之五十三年甲午十一月十三日貞夫人壽八十五而終十二月祔葬如禮公旣受禍夫人已決下從以有遺腹故未忍也及解娩値天大寒卽以單衣袴潛入茶房取柬柿十數顆食之又以冷水洗足又服水銀終不死蓋天也於是大諫君甫十餘歲夫人爲慮失學移家就師敎課篤至卒以成立力於持家綜理微密罔有遺漏奉祭祀以敬收親族以仁使李氏宗事絕而復存皆夫人之功也公之諸孫以公表文成於先人之手使不肖續記夫人之事謹據家狀書其大者如此云

先府君墓誌姑依家禮規式癸巳八月日燔埋

漢湖先生金公諱元行字伯春安東人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五世孫也曾祖諱壽恒領議政文忠公生諱昌集領議政忠獻公諱昌協判書文簡公忠獻公生諱濟謙叅議配宋氏都事諱炳遠女是爲公所生

父母而出后于文簡公子學生諱崇謙其配朴氏判書諱權女也　肅宗壬午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中己亥進士庚申除內侍敎官歷翊衛司衛率翊贊宗簿寺主簿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選　書筵官講書院左勸讀侍講院進善掌樂院正陞通政工曹參議成均館祭酒　世孫贊善皆不就壬辰七月七日終九月葬于楊州陶山艮坐原配淑夫人洪氏　贈參判諱龜祚女參判南溪君諱璹孫壬午九月十五日生丙申歸于公丁亥正月十九日終始葬楊州石室至是遷以同壙焉子履安縣監履直女適承旨徐迥修主簿洪樂舜履直繼子麟淳徐之子有秉有守女洪大榮妻餘幼

高祖考文忠公墓碣追記

公受命之六年甲戌　上大悔悟屏黜羣兇昭雪寃枉公得復官　賜祭後又　贈謚文忠謚法勤學好問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癸未八月十一日改葬于石室西數里金村之午向原以貞敬夫人羅氏祔焉夫人安定大姓牧使星斗之女生後公一年沒後公十四年生六男一女男昌集領議政忠獻公昌協判書文簡公昌翕執義文康公昌業敎官昌緝主簿昌立

女李涉議政二男濟謙承旨好謙二女閔啓洙縣監
閔昌洙副率判書一男崇謙五女徐宗愈郡守李台
鎭都正吳晉周正郎朴師漢知事俞受基執義三男
養謙僉正致謙都正厚謙司評二女尹世亮李德載
正言敎官三男祐謙彦謙信謙敎官一女趙文命左
議政側室男卑謙允謙察訪主簿一男用謙判書一
女李望之季房無子子厚謙一女李彦臣縣令曾孫
曰省行峻行敎官元行祭酒達行坦行府使偉行範
行郡守簡行縣令和行主簿文行承旨由行府使悌
行承旨亮行參判迪行玄孫以下又五十餘人履安

謹稽家藏舊紙宋先生此文實墓表耳始以語有可
諱姑瘞之以爲誌而及伯高祖曁從祖爲書鑱石正
本以待異日則又不以表而以碣豈不以表與碣等
是顯刻而碣爲重故歟觀乎此則家間議論之定固
已久矣特以其間又經壬寅大禍畏約愈甚因循未
舉今五世孫復淳謀於諸宗始克刻以樹之仍畧記
事實之末及於原文者附於其下云

從伯父　贈參議公墓表追記

公卒三月承旨公又遇禍至乙巳　英廟卽位盡雪
三世寃公　贈持平丙戌又　賜祭奬諭加　贈吏

曹參議洪夫人從　贈如例夫人賢明有女士行大
爲夫黨所敬生于丁丑沒于甲寅先是公從祖禰移
葬于驪州燈神面草峴里夫人同塋以祔辛卯又並
移前數十武向乾而合封焉男履長掌樂院正女爲
郡守鄭麟煥妻正男復淳泰淳麟淳出後頤淳女洪
守榮鄭男在中在和興恩副尉女金性根申錫耆復
淳女洪埴泰淳女韓象履始正君營樹表于墓而無
陰記諸父咸曰噫有先君謫中所爲壙誌在焉宜兩
用之未及就而沒今復淳克成其志云丁酉七月從
弟子履安謹識

五峰蔡公以恒墓碣追記　贈賜謚遂贈資憲大夫吏
英宗乙未筵臣請公加　贈賜謚景憲由義而濟曰景行
曹判書　當宁辛丑　賜謚景憲由義而濟曰景行
善可記曰憲蔡氏以先人前爲追記故使不肖續之
其篆文改補者亦俞相公之子參議某所書云丁未
三月日安東金履安謹識

祭文

祭亡弟文

維　崇禎再乙丑四月癸卯朔二十四日丙寅亾弟
敬以之柩將靷歸楊州之故山前五日壬戌其兄履

安具薄奠以告哀曰嗚呼敬以汝尙捨我而何逝耶
行何爲而不見汝隨坐何爲而不見汝來飮食言笑
何爲而不見汝偕忽使我形寒影孤入戚戚而出嗟
嗟汝實捨我而何逝耶將行而未返耶抑寢而未起
耶其固亾矣喪矣而不可以復生耶抑猶有可望而
可追耶然而日月屢易窀穸有期方將送汝于蔓草
之郊厚土之窆則汝果捨我而死矣吾果不可復望
汝而追汝矣嗚呼是尙何爲耶人亦有墮地而死在
襁褓而死未冠娶而死者吾於壽命之不齊固已付
大化之茫茫而有父母不克養無一子以承其後彼

蓬首墨面嗷嗷而晝哭者又是燕婉之新昏則此皆
生人所謂至慼而行路所共流涕然直亦捨而勿論
若吾之所大哀則有之夫以汝卓邁奇拔之氣淸秀
軒朗之容固可望而知其非是世人物而若夫論其
胷懷則坦直接其言笑則快樂發之爲文辭筆札又
無不騫騰馳驟絕不見委靡陳腐之態惟其存於已
者如是其不偶然故所以接於人者若將以脫畧時
輩凌駕乎一世而退而觀其存心處物亦未嘗不恢
弘豈弟類可以容衆善而成遠業者蓋鍾山川之英
氣襲家庭之懿訓具茲衆美又日征而月邁棄逸驥

而走坦途吾不知其東畧扶桑而西窮虞淵使少假之年得以究其限量則高可爲宏儒大人下不失達官顯位所以光文獻之舊傳振家運於將頽者豈其微哉孰知其年不弱冠奄一疾而莫可爲聲名不出於鄉里事行泯於閨庭惟是一二親黨之外誰復知其生之不凡其死之可傷況乎遠之數十百年之間其將與草木瓦礫忽焉同腐而無跡蓋不待千秋與萬世夫汝之所以自負吾之所以期汝者固如是沒沒已耶譬如勁松茂栢千青霄而直上需大廈之棟樑而嚴霜頽之疾風顛之摧仆剪滅在於俄頃之間

則古人所謂栽培傾覆之理又何其舛逆乖戾而吾於此安得不撫膺涕血仰彼蒼而長慟耶嗚呼世運既否時事可知貪邪小人壽祿緜緜正直君子遭罹百凶凡今善類尚亦可以知畏而矧又天之所以禍吾家者方進而未已前年喪叔父又未幾而喪仲父觀其意蓋愈賢而愈不欲全汝既不幸而生不得爲庸人奈何不椓喪霣折受鋒鏑而死也嗟乎終鮮兄弟惟汝與余父母老矣門戶衰矣汝憂吾之弱而善病吾喜汝之秀而不羣每當晨昏之會灌享之薦未嘗不回顧懔懔憐其鴈行之稀少而所以相仗而相

須以一人而當百身蓋不比於他人之爲同氣者然
汝不以我之迂疎而弛敬畏之度吾又樂汝之順悌
而爲尊大之容曾不能握手把臂詼笑劇談以吐出
胷中之經緯又自近年以來世故澒洞睽離日長音
書之來恒鬱陶而惻愴乃余之昏謂湛樂於白首顧
何感於乍遠漠焉不知終古之訣迫在朝夕今雖號
呼鬼神冀一日之復懽庸可得乎此又所以結恨於
窮天而痛爲兄之無狀也嗚呼敬以今其死矣父母
老而誰與將之門戸衰而誰與持之吾讀書而論難
者誰歟吾臨事而可否者誰歟況朋友遊從之地榮

名顯達之塗忍踽踽而獨行尙非木石其可爲此而
卽向之所捨而勿論者吾又可以終忘耶雖然汝旣
翛然蟬蛻棄濁世而遊上淸其於無窮之哀樂固將
爲之一笑而兩忘則於汝計抑可謂便且得矣而反
使我平居惴惴若不能以勝衣者擔之以不能當之
任遺之以不可忍之悲而曾莫之少恤若是者吾將
悲汝之不足而又將以恨汝咎汝也記汝病篤之日
夜深人散燭光靑熒枕余股而進余手曰世固有如
兄弟乎當此之時不忍兄之暫離然自頃幾時經春
涉夏聲杳杳而日遠形黯黯而日忘月吉辰良靈輀

既戒爲酒爲食將以餞夫遠別而何使我寃號徹天不見汝之攀袂而躑躅前之不能暫離而今乃忍於此訣耶然萬一有知其必舉吾之巵而行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判書 箕鎭 文 代人作

士方新進志專氣銳踔厲言議苟自標揭旣飫富貴亦閱變故不有素學鮮克自樹孰如我公終始完德何以濟茲維厚維確崇崇巨嶽雲雨攸蓄公則象之以臨磅礴平居渾然與物無競進當事會厥守乃炳人主喜憎有舒有慘萬首咸俯公直不貶其直維何忠逾大防不明乎此國存猶亡屈伸之嬗以我行休數十年間偃蹇江湖魏闕之憂樂亦多有斑衣皓首時節獻壽追古洛社招呼同閑聲詩跌宕繪圖照爛跡叅鷗鷺望崇勻衡公不求名士林同評曰古完人如公之謂余愧無似繆蒙知愛許以臭味兩忘年位安危大計出處精義懽然劇談薰余泰和窮苦伉拙得此無多永言瞻依同此歲寒孰云一逝而莫追攀漁老同歸尤見運氣顧瞻朝野老成其幾扁舟東泝秋水逶遲風流廓然雲物同悲獨立江干誰與論襟酌酒陳哀庶監此心

祭外從祖孟谷洪公文

嗟我外祖令德蚤世生晚之悲永言莫逮公曰我弟我弟我友爾母我女爾我于祖爰暨阿舅同隊相馳同其提誨左右嬉之及我稍長遽辱深知曰可教告文字中事每趨燕閒其言娓娓當其可意屢逢掀髯亦有涕淚撫往傷今何眷至斯竊誌在心維公厚德而祿弗偕白首窮獨爲世所悲尙克康寧以登大年魁顏皓眉儼其天僊謂公百歲公不我淹靈光摧矣我尙焉瞻矧我母氏如新失怙將何爲慰報德何所惟茲謬羞母手之具文維小子矢此哀附

宗中祭再從叔由行文

凡今人物大抵衰弱觀其氣骨何事可克君惟厚賦渾全堅確如金百鍊不可撞擊閭閭笑語風味足樂當其施爲乃見精魄立事之幹綜物之識抱茲利器以待盤錯雲衢一蹩匪朝而夕豈伊自期白首吏役而其所至綽有聲績地部冏寺入管錢穀湖縣嶺郡出御弊俗櫛垢爬痒奸猾惕息隨手恢恢何有易劇不畀一面長德曰惜彼多口者甚矣苛摘然君平生豈以是局孝友敦睦自我家則風儀簡質談論明直同聲之求有來盈屋快意杯觴左花右竹叱罵時人

其氣如嶽晩更老成詳言正色宗黨有疑待君劈畫
子弟有過須君呵責縱不時用家門之託噫君一疾
源委則積暮年持縗益以柴削謂君堅完病不與敵
奄忽一夕理固難測友朋同嗟矧我骨肉日月屢復
聲容愈邈治羞命辭矢此哀臆君如不昧庶歆茲爵

祭雪川李公 鳳祥 文

生逢百凶詩人所悲如公閱歷于古亦稀今焉上征
與化爲徒回視平生險釁窮孤如雲無跡可爲一快
而我悲公非是之謂淵博之識典則之文菀其闡發
理道天人簞瓢屢空其言甚富歛以藏之孰測其有

惟此遠業百世以俟疾病憂哀未究而止豈天不相
吾道方窮顧瞻斯世伊誰之宗白馬之濱公蓋樂此
自我南官道里差邇爲言從遊湖海之中飽承名論
以開愚蒙誰謂此來乃成一哭三徑僾然雲月滿矚
冲襟脩儀如或見之終言漠漠孰知我懷

祭從叔父府使府君文

維我從叔父府使府君之始棄子侄也小子履安方
持先君之哀悲迷不能綴言語以伸酹儀乃以翌年
乙未二月某朔某日干支因其除服畧具觴豆之奠
慟哭以告哀曰嗚呼府君生於大禍之餘位列於三

品而壽周乎一甲多子與孫子又通顯江山故里飲
食康樂無病一夕夷然而終今以是歸福於府君者
有之矣嗚呼不亦悲乎夫以我府君器量之宏偉智
慮之恢通仁厚之施洽于宗黨正直之守信於朋友
而其胷懷坦然如九達之逵平居任眞若不拘於細
節而臨事果毅獨先見於大體雖復死生當前萬夫
身靑而傍人聞其鼾睡之聲嗟夫使其逢家國隆平
之運平步以進爲公爲卿誰之不如而其忠義所奮
功業所立何如也顧乃半生畏約卒棲棲於數三郡
邑遂以沒身蘊抱無所見於當世而聲名欝而不章

此豈府君所嘗自期者哉而況府君稟賦素厚德性
寬樂有致壽之道焉年來雖稍示憊而氣貌意象猶
未甚衰方且栽花種果買舟江湖以爲晩景優閒之
圖而凡我子侄仰之如靈光之獨歸相與伺候其寢
食興居以祈喬松之年竊庶幾陳述舊德詔飭愚昧
以保我百年詩禮之傳而今亦已矣嗚呼天雖不欲
顯貴其身以有爲於斯世而獨不存故家一老以慰
我子弟之望乎況如小子被撫愛最深自先君之棄
背而所以哀憐而覆燾之者殆欲收以置之懷中至
指其在腹之孫擬之爲子小子亦每造膝下竊瞻髭

髮怳然如復見先君旣又周旋左右親色笑而奉談
誨則薰然枯荄之濕春雨若復有生意也今府君又
至此小子年過五十無兄弟子嗣上無依而下無托
去誰吾喜來誰吾悵善誰吾奬過誰吾責吾有急而
焉所告訴吾有疑而焉所禀質嗚呼天乎何奪吾二
父於三年之內而使我至此極也雖然小子自經荐
禍悲哀內鑠形神外凋今皤然白首矣幾何不歸侍
泉下以續平生之歡而惟茲湖山滿目杖屨森然彼
樓東之扁非疇昔之嘗命余以爲文者乎何不與之
提携而眺覽縱談以爲樂而徒見晝帷垂地而已小

子於此安得不俯仰躑躅哀號失聲而繼之以血也
嗚呼哀哉尙饗

祭徐氏妹文

維歲次乙未十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兄履安始齎
觴豆之羞來哭于亾妹貞夫人之靈筵而告之以文
曰去歲前月汝之東營過我江村信宿以行魚軒象
服女子之榮與言不洎涕淚交橫好言相送中心有
違誰謂此去而不復歸楊根之山衰草離披哀哉新
藏繼以愛子人事之變乃至於此行路所憐骨肉如
何念汝平生善美實多父母所奇夫子之宜爲母爲

姑鮮不令儀何艱之多而祿不久何德之仁而不克
壽後命也謂何余將誰尤余旣頑然去喪而留老無
子嗣以寄其身惟兄妹三人形影相親謂余先死以
爲汝悲乃將白鬚淚爲汝垂理之反常亦余之窮不
扶其病不視其終訃至而奔晨夜何爲惟此功衰不
敢過時百年同氣恩至於斯猶有泉臺湛樂是追嗚
呼哀哉尙饗

宗中祭軍威族祖 時訥 文

昔聖論人先進是思矧今衰末華僞日滋質行如公
寧復有之嬰兒之慕至于皓首每見其祭淚席欲腐
人於奉先或視近遠公惟至誠懇懇報本以和兄弟
以諧族親何子何侄撫誨惟均凡茲善美非矯以立
一任吾眞自然難及而公可敬匪直此耳渾樸其外
剛毅其裏觀於嫉邪素守乃見有時觸發厥目如電
宜于斯世落拓无遇衰晩一麾豈其所慕歸來湖海
樂我平居雲山滿牖花竹扶疎圍棊飲酒同此隣里
亦有緋玉高年是侈如是而終在公何憾鄉邦之嗟
曰喪長德矧我同人瞻敬在茲緬懷風範疇能不悲
湖山云邈莫余奔赴薄羞齋誠庶幾臨顧

宗中祭族侄叅判 應淳 文

寵利之塗萬車交靭少或蹉跌坑坎千仞夫惟明智
知退知進公始釋褐華聞已振才猷文辯爲時髦俊
霜臺抗威義嚴逾順談經法筵者儒心印金門玉堂
敭歷既盡匪由援引實出揀選誰輕廟享有司之恪
權威所伏萬口咸訒公折其謬義正辭峻豈無眈眈
上察忠藎公蚤振衣不待見擯蕭然海曲歌詠堯舜
聖眷彌隆南服汝鎮既擢亞卿將大其晉豈敢孤恩
臣志不磷其來雲倦其去鳧迅守茲貞白終以身殉
凡今仕宦疇免凶吝完歸如公屈指屢屢矧公行治
宗黨所認居家孝悌莅官清慎案有經史厩無良駿

及沒之日貧無以殯惜哉斯人而天不憖可但親懿
痛痒與襯哭廟餘哀載經一閏俛仰人事能不沾鬢
迨茲撤筵共陳清酌公靈不昧庶其臨趍

祭從氏正公文

維歲次丙申十二月十八日乙卯卽我從氏掌樂院
正府君下世之再朞也從弟履安係官于外將不得
往洩一哀乃以前一月壬辰畧致奠需使從弟履中
隨其所治之日陳于筵前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吾兄
文谷夢寓之適翼翼寢廟實惟敬承以統我族人而
能靖重以守其身倫法以御其家周恤以篤其親其

仕於朝則夔夔然惟辱先負國是懼而才猷器局又足以有聞宜其出於大禍傾覆之餘而克自成立保先業以遺後孫也嗚呼吾兄官雖不顯三品非卑也壽雖不永六旬非無年也況其臨沒之際意氣偉然執余之手謂我無憾澡身正衾如倦而眠曾無一毫係戀之態纖瑣之言其達觀遠識如此雖後死者亦可以無怨於彼天獨悲夫家門無祿長德凋喪至吾兄之亡而廓然無復存者況如少弟白首孤窮爲天下鮮民所仰賴以爲生者惟吾兄一人在耳今又棄余而先自此門內之會更無呼父兄之地惟此哀臆年少輩未必知亦惟尊靈之垂憐而已嗚呼天時周復遠日且臻湖山重阻欲往無因緘辭千里只有老淚之雙懸嗚呼哀哉尚饗

祭縣監宋公 約欽 文

維歲次戊戌六月己丑朔十日戊戌故縣監宋公之柩自鎭安任所引向懷德之故里行過錦山戚侄郡守金履安謹治薄羞設於所次而哭以送之曰嗚呼昔公之之官也過余此地與之懽然促膝共敘親懿幸此隣近謂可以時時相求而見其上奉板輿諸子女婦從之者甚衆其榮福堪羨也孰謂才及三朔遽

以喪歸而其可羨者反使人爲悲耶雖然惟此三朔之內公之政聲已蔚然有聞一境之民愛戴如父母至病而相與禱于山沒而相與吊于塗此豈無所以而然哉公其可謂不負所學而惜其止於斯也路次忽忽不暇長語聊舉所聞以慰公靈公其以爲如何也嗚呼哀哉尙饗

祭內舅叅判洪公文

維崇禎三壬寅二月戊辰朔某日干支甥安東金履安伏聞內舅叅判洪公卽遠有日敬治觴豆之奠走哭于靈几之下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八耋之齡斯爲多矣亞卿之秩斯爲尊矣名德無玷於當世文章足垂於後人此公之所以全歸而無憾也其間榮悴悲歡已如過空之浮雲又何足云云惟其孝友端良之行恬靜修潔之操稽古修辭博雅之識親賢愛士篤厚之風今不可得以復見而有時追思杳然如卷中之賢蓋自十數年來朝野耆德淪謝幾盡至於公之亾而廓然無復存者此其關於時運者甚大而有識之所共傷歎也況如小子受恩深厚義同父師人或繆擬於酷肖公亦猥許爲可敎逮余孤露公又益老則其所相關而相賴者益以殷矣昨歲出宰偶得

公退老之鄉時節趍陪必有杯樽公心最懽溢於眉宇以爲暮境之奇緣而竊瞻其神明內蘊氣貌不衰方且栽花鑿沼散髮歌吟風流映發足令少年逡巡而諸子侄孫隔屋以居操几杖而問起居者相接於晨昏余於是益歎公完養之力而又知天之於君子也雖不能盡其用而其優厚之如此退而未嘗不充然孰謂甫及半年人事遽變徒使余匍匐悲呼於此地而公顧漠然而不之聞也嗚呼餘生倀倀靡所歸嚮念公之歸而其與吾父母相從於泉下如疇昔之驩欣者乎即小子今年已回甲矣形骸筋力日覺摧殘幾何不周旋左右以續六十年舅甥之恩乎言至於此只有涕血之如川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一之文

維歲次丁未七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即故霽軒沈公捐世之初朞也其友安東金履安以蹤跡之拘竟不得奔赴一哭乃於前六日庚午使甥洪文榮敬致酒果之奠而告之以文曰去歲七月余哭先忌顧語坐客一之不至心焉有動亟以書候不見其答乃得其訃兄於先子悲慕同余豈其間侍如平昔歟余頑不死又逢此時兄如不昧反爲我悲余拙無取於世

寡遇所賴惟兄先子之故視猶兄弟白首不渝亦其
臭味偶有相符尺牘來往旬月爲疎荒江之曲屢聞
鳴驢鞍頭壺解袖中文出抽我床書上下揚抗風雅
正變理象微著爰及吾儕行休出處卜築舊謀著述
新業何言不到而不與合惟沙愼句兄偶失語尙冀
提挈共尋墜緒或有所明藉手歸告惟此心期勗以
歲暮兄今棄去萬事永已天之窮余乃至於此朱絃
之直玉壺之清嬰兒之孝處女之貞黯黯吾目寧可
復親不知今世更得斯人兄之文章峻潔宏肆發揮
奧妙爛其盈笥孰謂人亡精爽在茲幸有諸公校以
刊之弁卷之作令從余屬余病濱死莫能自力雖其
無此兄自不朽後死之責余實多負緘辭寄酹老淚
交頤幽明不隔我懷兄知嗚呼哀哉尙饗

祈雨祭文 在錦山時

恭惟大神實司土穀佑我烝黎涵濡渥澤噫今之旱
閱月罕酷何川不涸矧爾溝洫旣失來麰所冀秋熟
秧不揷地何有收穫王賦安出民安所食咎在守土
宜蒙顯謫可哀惟民寧畀溝壑敢陳菲需恭俟大德
霈然一注無不優足

右社稷

郡東之鎭茲惟祖宗式著靈蹟濟我三農旱魃何鬼

敢肆其虐其雨其雨至于三朔烈日晝熾凄風夕吹
高田下疇一以傷夷矧茲移種厥期已愆痛念民事
言何可宣　九重憂殷哀詔孔惻神人無間寧不感
激茲將牲幣敢邀大惠勿以誠微賜我一霈

右祖宗山

進樂之山蓄氣熊熊爰有靈窟明神所宮歊雲歛霧
厥利孔博云何今夏旱如此虐畇畇原濕䓖爲赭地
百穀卒痒小大遑瘁昨旣始雨庶蒙渥惠不日杲杲
孰測其際良由不才謬視郡簿德薄政乖逢天癉怒
永言省悔曷敢辭罰惟此小民亦神所恤茲將牲醴
匍匐歸命願傾一霈回憂爲慶

右水窟

一旱五旬至于夏中百穀卒痒憂我三農罪在守土
曷敢遑息峽江黝黝龍螭所伏肅陳牲幣敢控明神
揮霍風雷惠我霈然

右五味潭

節交夏至民事日棘如何亢旱至今爲毒移種根耕
皆已愆期更過幾時雖雨奚爲遍禱名山報應愈邈
非神不佑自愧誠薄惟此農夫實無罪尤使其顛連
亦神之羞霏霏暮雲豈或有意願言一霆慰我渴企

右口笛窟

三朔之旱一宵之雨俄復赫炎如沃焦釜上穹愛民

寧慳厥施良由失職致此灾乖靜言省念罪殛何辭
抑彼妖魃敢操縱是赫赫明神時維其聡深潭之中
有雲有雷時哉奮發以彰靈威油然霈然洽我一邦
維神之德永世敢忘　右大也灘

告文

大老祠尤菴先生奉安祝文

五百聖作必有同德殷摯周尚千載灑落歸來我東
又一昌期　孝廟當天將大有爲維時先生起自山
中以朱子學任春秋功危微大訓討復正義囊封幄
對日星昭揭貂裘有　賜氣吞遼薊噫天不佑弓劒
遽墜大業未終遺恨萬禩然其所樹天經地紀民到
于今禮義冠裳以當一治孰云無成睠茲黃驪實葬
聖人於焉叫舜淚盡宗臣金戈石獸詩句凄凉撫迹
興慕疇不徊徨士林有議俎豆於是如蜀錦亭君臣
同祉既廢而舉惟　聖主明輦路曠感式循羣情爰
治棟宇既成翼翼遺像凛然氣返喬嶽　陵松入望
江漢連天風馬雲旗悅其周旋茲選吉日肅薦牲粢
庶幾顧我永有瞻依

考巖書院遂菴先生兩丁祝文

崇深之德正大之學華陽嫡統百代攸式

先考墓立表埋誌時告文

維歲次癸巳九月丁巳朔二十九日乙酉孤哀子履安敢昭告于顯考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兼成均館祭酒　世孫贊善府君顯妣淑夫人南陽洪氏之墓表誌始成將以來月初九日豎且埋焉而文字屬筆有不敢率爾表則只刻前面大字誌則只書世系踐歷之槩以俟他時更圖床石亦具同日排設今茲始役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先考影本奉安石室書院時告文

維歲次庚子十月丙午朔十五日庚申孝子通訓大夫行西原縣監西原鎮兵馬僉節制都尉履安方在任所使從子麟淳敢昭告于顯考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兼成均館祭酒　世孫贊善府君今以士論齊起將以家藏影本奉安于石室書院敢因參禮用伸虔告謹告

遂菴先生畫像奉安後告尤菴先生文

權文純公遺像至自黃江今以奉揭于傍一堂閒侍儼如平昔盛儀始備彌增欣慶敢告

告遂菴先生文

昨年躋配之辰宜以遺像一體揭虔而事有未遑至

今闕然幸有寒水齋所藏舊本謹以陪來茲選吉日
奉安如儀衿紳聳瞻悅接盎晬不勝慶抃敢告

代人告祠堂文

竊以忌日之並祭考妣蓋出從厚之意自先世行之
已久宜不敢容議而第與朱夫子家禮相違有事於
皁者不敢援尊又是禮家之明訓隱之於心終有不
敢安者擬自今年一遵家禮忌祭只奉當位以行事
情雖缺然禮則允愜或不爲僭率之歸茲因歲首之
薦敢告厥由謹告

辛亥正朝告祠堂文

維歲次辛亥正月朔日丙子孝曾孫履安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事
世子左副賓客 贈謚文簡公府君顯曾祖妣貞夫
人延安李氏顯祖考學生府君顯祖妣孺人密陽朴
氏顯考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兼成均館祭酒 世孫
贊善府君顯妣淑夫人南陽洪氏不肖祇承祭祀二
十年幸蒙遺澤獲免大戾近因衰病日劇筋骸弛廢
升降拜跪殆不成儀甚或至敬之地被人扶持每切
悚悶如無所容竊念七十老傳禮有其訓昔年先考

亦嘗遵行今不肖適滿其限而兒子鳳淳雖尚稚昧
冠首娶妻亦已有年將自今年屬之奉祀以攝事禮
行之一如先考所定之式其諸家務不肖幸有餘氣
猶當提總大綱不使荒頹待兒子稍堪負荷悉以付
之茲因歲首之薦敢告厥由

哀辭

閔擇之哀辭

丹巖相公之後人余既盡識而其齒比而心相許者
君及百甲元之是已元之磊砢負俊氣與之言胷中
不齷齪慨然有爲於當世者而君尤砥厲志節於科

宦進取不肯屑屑而其立論制行剛確不苟有古人
風以此余嘗奇元之而重君焉始余未及拜丹巖公
及喪乃以童子走哭於位君之諸父大人實受吊焉
而退則與君兄弟敘輩行相善也及余既冠又以鄉
先生之禮謁君從叔父掌令公及其弟大憲公而二
公亦命其諸子見余時元之先大夫叅判公及君先
大夫叅議公已位清顯方以才猷名論宗主士林而
掌令公兄弟抗志丘園德望臨一時下則君兄弟十
餘人皆奕奕俊爽文彩相映於是國家有元氣斯文
有典刑其一門人物可謂盛哉然而前輩長老及見

閔氏先故之懿者猶謂其不如也而未幾掌令公先下世數年中叅判公兄弟皆相隨以歿故家風範旣廓然消落而諸少年亦頗折閼不遂然君與元之顧無恙余方以叅判公兄弟之出而有施望於元之掌令公兄弟之處而有修望於君庶幾復振其家聲而爲他日世道賴及元之又夭而君善病則余亦爲君危之而今逝矣嗟夫自余爲童而冠而今適壯耳而目擊於其間者乃如此衰盛之際可爲太息而又豈獨一家故哉君諱百善字擇之蔭除數官不仕余聞君臨絕神氣愈閒整其告大夫人有生世三十五年無愧而死之語則又爽然自失惜余未始深知君者而皮膚爲也辭曰

驪興族兮邦之望世名德兮流徽長子孫衆兮彌熾昌誰其翹兮擇之良願焉長兮美趍蹌服古訓兮詩禮將蹈規矩兮握琮璜讀以樂兮書滿床伏性氣兮間杯觴發名論兮凛正方賓友從兮軒駟光願相招兮志莫當如是生兮三十强無愧怍兮天何妨友治喪兮禮物詳魂魄樂兮先人傍天時厲兮風以霜振大木兮從羣芳江湖人兮多感傷仰高穹兮何蒼茫

尹君儀東哀辭

余嘗寓居城南數從尹伯常爲文字會少年新知喜甚往往留連晝夜投壺圍棊飲食以爲樂於是余多識尹氏而童子在傍讀書呼伯常爲兄者乃叔羽也余見其顏貌玉雪目燁然射人英英露鋒鍔如利劒然心獨已奇之及余往來益熟而君亦益壯則乃更慈良汎愛篤於親戚與之言風味溫溫常慨然有濟窮恤難之志可輔以爲義者特年尙少以氣自喜不遽蹈繩墨耳自世敎衰而中行之難得也久矣與其循循而廢寧取跅弛奇節之士因材以成就之爲可以有立此孔子所以思狂簡之小子也君豈其流歟

不幸罹奇疾困篤數年而遂不起得年僅二十四其葬也伯常泣謂余曰夫吾弟可以有爲也而卒無爲而死命也顧其阨於病又中持憂服足不出戶外卽死而知其可惜者無幾人焉吾悲之噫伯常之弟吾弟也且余嘗有伯常之悲者感其言爲之作哀辭授執紼者歌之君諱儀東叔羽其字海平人也辭曰

矯矯天駒兮骨相應圖顧視凡馬兮意氣自殊無羈與勒兮超趫恣睢噭哮獨出兮八區爲隘使王良執策而造父前導兮吾不知其轢扶桑而凌崑崙俟齒髦之方壯兮吾將收而獻之天閑和鑾警衞兮翔舞

五雲遭命不祥兮出門而顛豈風霜之不戒兮將瑞物之不可壽霰雪泱漭以無垠兮北風爲之怒吼穴空山之荒土兮埋駿骨以千古將其有不化兮叱吹雲雷走魑魅而伏狐兎嗟乎已矣兮銜寃誰愬

俞典之哀辭

壬寅十月某日易安堂俞君典之以疾不起余亟走就位哭而多涕焉蓋閱月踰歲而哀未已噫余誰復從遊也典之視其外蒼然野老耳乃敦厚正直好禮而尚義其事親孝教子嚴處於鄉里租賦不敢後於人訓其後進孝悌忠信之說不絕於口家貧忍飢讀書終不以利達累其心夫謂典之文學才能皆賢於人則余未能知也若其質行誠有難及者此余所以好典之也嗟乎方典之始學於先君而余與之定交年皆尚少志氣方盛四方賢俊日來如雲入則有家庭怡愉之樂出則有朋友磨礱之益惟憂學業之不進豈復知世間有悲歡事也及余既孤已皤然白首杜門塊居舊聞日荒昔時門下之士皆落落散處又或汨沒貧病終年不見一面獨典之隔一江以居時時杖策來往披情素話今昔以爲暮境一樂夫以余之好典之也而其相與閱歷於人事嬗變之際者又

如此而今與之死矣寧不可悲也雖然此且論余私耳與之之賢當爲一鄉惜之且石室之有月講先君所以嘉惠此鄉之子弟也擇於諸子俾與之主其事與之於此蓋盡心焉矣不幸近年以來俗尚漸變多爲科舉冗累所誘集會者絕少往往至於廢闕而不舉使先君當日之意棄於無終此與之之所嘗憂而余亦憂之今與之又死而余無以爲力於是益思與之而悲也與之諱漢楨杞溪人辭曰

夫何雲木之蒼蒼兮而磵谷之窈如烟火曖曖而在目兮乃幽人之所廬拾橡栗而爲粮兮採薜蘿而爲

裾離垢氛而獨立兮謇左圖而右書妻子欣欣而無怨兮鳥雀馴於階除余實樸遬於塵埃兮老作渼江之樵漁幸臭味之無遠兮時杖屨之相於抗在昔而高談兮衣冠儼以肅余愍余煢然而苟存兮憂余晚學之荒疎敝德義而申勉兮或相視而欷歔哀時俗之佻巧兮願與子乎同車何一往而不余即兮歲忽忽而爲初登高樓而逈望兮聊逍遙而躊躇春江渙渙而流澌兮宿雪盡於郊墟寧莫共此之永日兮豈云無乎舟輿梅何爲乎吐芽兮酒何爲乎新釃感谷鳥之和鳴兮余獨踽踽而孤居抱殘書而永歎兮結

長悲而不可攄

三山齋集卷之九

三山齋集卷之十目錄

雜著

散宜生論
華夷辨上
華夷辨下
落齒說
未發氣質說
俞嶽柱字說
李海觀字說
洪甥文榮字說

龍門影堂上樑文
啓蒙記疑
中庸記疑
籤論李叅判宜哲儀禮註

三山齋集卷之十

雜著

散宜生論

史稱文王拘羑里散宜生獻駿馬美女於紂紂喜而釋之嗚呼此馬遷之謬也散宜生聖人之徒其人必達命安義而無苟焉者也而肯爲是乎凡人之死生係乎天非人智力所能邀以違之也且以周之積德與文王之聖而當殷紂之時人雖欲害之其終死於羑里乎果終死於羑里乎則是天之疾威而無意於斯民也雖欲脫之其終得免乎何有於駿馬美女此

宜周之奴隷所共知曾謂宜生不知乎設文王之命不係乎天而係乎駿馬美女吾知文王之心視獻以得生之幸不如勿獻而死之爲安也非惟文王爲然雖爲其臣子者其脫君親以不義以生之爲忠不如從其安義以死之爲忠之大也孟武伯問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言無敢不一於禮也其親有疾爲之醫藥禱求以丐其生禮也其親陷於水火爲之奔走援救以丐其生禮也其親抗賊以死而其子媚賊以丐其生非禮也故子之事親也棄其身則可棄其義則不可何也棄其義斯棄親之義矣賊且不可媚以棄其義況媚君以益其惡棄義孰甚焉雖曰不病於文王吾不信也嗚呼文王之命卒不係於駿馬美女而係於天不知而獻之是無命也知而且獻之是無義也無命無義何以爲君子余以是知史氏之謬也蓋周末尚權詐妄男子誣援聖賢以濟已私如云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寺人雝疽若此類甚多散宜生之事亦如是已矣馬遷智不足以辨之而苟焉以筆之書不然散宜生之賢奚列於十亂而爲周之名臣哉

華夷辨上

客有稱洪子之言者曰有夷於此棄其魋結襲我冠帶服禮義崇人倫順先王之教而進主乎中國君子其予之哉余曰洪子爲設疑耳也夫夷而去其夷則賢也賢必不敢奸中國苟其奸焉其賢則亡矣又何予焉曰所惡於夷者爲其習於夷而不可與爲人也誠反其爲而不已於絕其於與善不以吝乎且洪子引舜文王以爲證也曰噫洪子信以舜文王而夷邪昔孟子以地云爾也舜祖黃帝而文王祖稷神聖之世也如之何其夷之且吾聞聖人作春秋其義莫大於攘夷非惡夫行之醜而已也乃所以辨族類也凡生有血氣而附於人者其類有二夷狄也禽獸也夷雖近於人哉北方之夷有犬若狼而種者南方之夷有槃瓠而種者其形貌性行飲食嗜欲異於禽獸者幾希皆非族也故聖王順天意而爲之政處禽獸於藪澤而不使其雜乎人處夷狄於四裔而不使其亂於中國猶不罹網刃供蒐狩以優於禽獸然終不設君長以治之犯則逐去則已待之亦同而已其爲辨不已嚴乎哉今謂其賢也而進之中國吾見其夷狄不已至於禽獸禽獸夷狄肆而人之類亂矣亂人類逆天意悖先王之政而賊春秋之義烏見其可也洪

子將爲吳澄哉澄也仕於元彼以爲賢耳君子罪其失身焉故賢不賢不足論也曰今之主中國者非身之所自爲也則如之何曰彼猶盜殺人于貨而其子仍據焉者也籍其所盜而屬諸其隣里空其室而逃也則有司勿殺焉可也

華夷辨下

或曰子之辨華夷其說覈矣抑何以處東國也曰古者謂夷也然東者生之方也風氣殊焉我又近中國說者謂與燕同析木之次故其運氣常與中國相關而其山川節候土物大較皆同即其生人可知也及聖人設教禮樂文物彬彬如也歷代尙之號爲禮義之邦夫稽乎星紀而同稽乎山川節候土物而同稽乎人而禮樂文物彬彬之教同同乎此則異乎彼矣然終不易夷名蓋先王之愼也今則又異焉何也古者以地辨華夷其某地之東曰東夷某地之西曰西夷某地之南北曰南北夷中曰中國各有界限無相踰也故我得爲夷也今也戎狄入中國中國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種類相化於是地不足辨之而論其人也然則當今之世不歸我中華而誰也此所謂異者也然吾方僕僕然自以爲夷而名彼中國

嗚呼吾言非邪

落齒說

歲乙亥余年三十四孟春癸巳左車一齒當食而落爲之怛然投箸踰時而乃定仍自解凡憂齒落爲不良於食爲病於聲與容爲衰而且死也今余年適壯齒因病而落不得與衰且死者比又幸其處深而役輕其於食不至於甚不良而其聲與容固未病也又何戚焉徐又自念物有失而不可以復求者雖微而可惜尺璧碎於手悍夫爲之失聲爲不得復完也今余雖享耆耋之壽費千金之藥終爲亾一齒人余五

味不節風寒不愼毒注于齒未衰而落是余戕以夭之也雖欲不憂得乎且余因是而懼矣知失之大於齒者衆矣言語不莊以失余口視瞻不端以失余目聽德不聰以失余耳狂奔曲步以失余足四者失而心之存者且寡矣又奚暇爲齒憂乎哉雖然余且因是而幸矣知物有失而不可以復求則必將愼之於其失知不可以復求者之爲病則其猶可以復求者必將不怠於用力也是余亡一齒而庶幾全其衆體也其於得也不已多矣乎余旣私念之如此且將使人日呼於側曰汝亡一齒飲食無傷汝亡汝心生理

乃亡不知憂其當憂而不當憂之憂汝眞可憂哉

未發氣質說

古人論氣質之性多就惡一邊言之以見性本無惡而其有惡者特此物之爲也其或言善則必對乎惡而並舉以見性本無不同而其有不同者亦此物之爲也未有獨指其善而謂之氣質之性者豈善則無氣質也以其本體自如此無以見氣質之爲用故耳若中庸未發之中豈非善之至而於此可復論氣質也必無已而與不中相形則因彼之有蔽見此之無蔽卽其無蔽而氣質之爲善可知也云爾則亦可矣

今南塘則不然必並論善惡於未發之前未發是何等境界論氣質尙且不可況謂有惡以參之耶然其爲此說則有由矣蓋以爲未發是性出乎此則已涉情而非所以論性也豈其然哉凡論性情有大分樂記之言動靜是已至於未發蓋亦非能離乎靜而獨以靜之至者爲言夫謂靜之至者是未發則其未至而有昏昧散亂者固得謂之已發也雖然其所謂已發特氣機之未息而非此心喜怒哀樂之已發也聖人靜則至靜心未發時氣機便息元非二事故子思只說喜怒哀樂未發已包不昏散在其中後賢恐人

未達爲之剔發出來如此然以此而論中不中則宜矣若說性情大分畢竟此心感物而動然後方得爲情其未感物而昏散者依然是靜依然是靜則亦依然是性但不可道性之本然耳如天之有四時春夏是動而爲誠之通秋冬是靜而爲誠之復此其大分也若就其中極言之則惟十月純陰爲靜而其餘十一月非靜也然豈以此獨謂十月是誠之復而餘皆爲誠之通耶今南塘之言則類此矣夫旣以論性之地割之而屬於情則氣質善惡失其所歸而不得不並入於未發旣善惡併入則其所謂惡者遂得以玷

汙大本而其爲說窒矣於是又有單指兼指之說以求其通然單指兼指亦性可如此說而非所以論未發之中也蓋性是實體中是實體之立者譬之於人性則其人也中猶其人之立而不中則猶其不能立而臥也立時是其人臥時亦是其人此猶性之在善在惡皆得謂之性也時乎立則不得謂之臥此猶時乎中則不得謂之不中也今曰單指則爲本然之性而中兼指則爲氣質之性而不中是何異於指人之立者曰如是看則爲立如彼看則爲臥也夫中不中卒不可並立而要之單指者特探本之論耳其實性

無時而離乎氣質誠使兼指而爲不中其不中則全矣烏覩所謂中者哉且君子何病乎氣質之惡也豈不以蔽吾之性而失其本善之體耶苟有惡而無蔽吾之性而無失其本善之體則君子何屑屑焉變化氣質之爲哉今其言曰雖有惡不能蔽也性於此乎中矣但兼指其惡則爲氣質之性何其言之不根而難曉也豈蔽之爲言非所以立大本而因此而遂謂之無惡則又無地以處此惡不得已含胡乃爾耶是不惟論大本終未清潔其於氣質亦似說不說無以見其善惡之眞亦已誤矣然則欲觀氣質善惡之性者宜於何求之樂記之言靜其地也蓋靜兼善惡未發只是善

俞嶽柱字說

俞生嶽柱之冠也余行賓事余大人字之曰擎汝而余從以告之曰天蒼蒼然冒萬物猶廈邪其亦有撑拄而不壞者邪夫嶽隆然起於地出雲漢凌剛風負積氣亘億萬年而不動乃所謂柱者邪向無嶽天且有時而壞歟吾固不得以知也若夫聖賢豪傑以眇然七尺之軀任天下之重或以功業或以言論或以氣節能使三綱五常之道凛然由吾而不墜者何啻

嶽邪信乎其爲柱也信其有撑拄以存也然豈徒然而能哉亦養之有素耳養之道敬以爲主夫擎之字從敬從手言敬以持之也記曰如執玉如奉盈擎之事也

李海觀字說

李君海觀之冠也問字於余余取孟子觀海之說請字之以聖游而又推其義以申之曰天下之水至海而爲大故其觀足稱也其在乎人則有聖人焉觀水而不觀於海爲學而不師乎聖人豈丈夫之心哉雖然今世無聖人者吾安得從游以覩其溫良恭讓之

貌而飽其仁義道德之訓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以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余又未聞其人焉吾子其終有遇乎無遇乎余不敢誣一世而亦有不能必者矣雖然聖人之身雖亡其道昭載於簡冊若日星焉人病不求耳求之而豈有不得者哉聞一言焉若親受之於聖人見一行焉若親炙之於聖人講以明之則而行之忽不自知其浸潤積累而有所至焉是亦可謂游聖人之門者矣吾子其有意於斯乎昔胡安定門人相遇於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吾於他日將有以驗之

洪甥文榮字說

草木之有華葉者謂之榮也然華葉雖盛而根植不深則其榮也不能以久人之有文藝而無實行者亦何以異此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緩急可覩矣然聖人所謂文者卽詩書六藝之文也不學乎此無以通古今識事理而其於爲行亦不能以自達故聖人不得以畧之若後世詞章之習徒使人輕薄耳何足貴哉嗟乎君行其愼所從事焉

龍門影堂上樑文

言而爲法動而爲則是號百代之師地不忍廢水不忍荒更修一畝之宇龜筮叶吉衿紳胥欣惟我尤菴宋先生溪潭的源星嶽間氣七十子列侍先聖已著降生之符五百年必有名賢遂任繼開之責豪傑之姿戰兢之學集羣儒之大成修攘之義距放之功負天下之至重蓋其道宗朱子而克肖伊厥施遇　寧考而愈煒當冠屨倒置之辰幾年山樊之守志荷魚水密勿之契一朝廊廟之致身明天理正人心皷一世於風雷運動之際卞異端闢邪說鎭百恠於淵嶽渟峙之中嗟　龍髯之遽攀淚濕永安之詔憯蜮舌

之交伺身危東山之詩雖斯文竟厄於天喪顧吾道
增光於壁立八域同安仰之痛千秋有必反之常屈
伸禍福之係于時卓然者建天地而俟百世文章功
烈之垂諸後皜乎其濯江漢而曝秋陽距已巳今近
百年想警欬而如昨設俎豆殆滿一國仰門墻而同
歸矧茲一區揭眞之堂實是疇昔炳靈之地江山之
故宅猶在如聆歌誦之餘音鄉里之遺老相傳宛見
釣游之眞躅南州賓旅指點婺源之閭東土衣冠瞻
依闕里之廟祇緣歲紀之浸遠久歎廟貌之就荒時
節香火之僅存明宮則敗壁頹瓦昕夕弦歌之已歇

講席則茂草凝塵仰瞻七分之睟容能不爲惕俯聆
一鄉之輿誦咸曰其羞茲決議於僉詢乃圖新於其
舊列郡慕義捐俸廩而鳩工多士趍風莅畚鍤而祇
役地不改闢何煩圭臬之奏功山若增高倏見棟宇
之在眼蓋此舉將有待也故其成若或相之欹岸松
杉尙傳講禮之大樹隔林鷄犬遙認懸弧之舊村揭
虔而規橅畧成庶崇報之無憾周覽而風躅可述悅
音容之如親聊騰善謠以颺盛事
兒郎偉抛梁東老屋蕭然萬木中滿壁圖書人不見
等閑花鳥又春風

兒郎偉拋梁南漠漠平疇羃遠嵐向晩農歌林外轉
不妨弦誦與相參
兒郎偉拋梁西隔岡烟火望還迷不緣山有先生宅
那得行人駐馬蹄
兒郎偉拋梁北浮雲何處問　京國當年幄對兼囊
封此義今人多不識
兒郎偉拋梁上寥落星河掛碧嶂不向空山遙夜看
何由識得天階曠
兒郎偉拋梁下春江活活自清瀉此中未乏沂雩缺
捨瑟何人是點也

伏願上梁之後儒風丕振法門增崇風雨鳥鼠之攸
除灑掃罔缺春秋牲幣之咸秩吉蠲是歆遺像凛然
人立龍門之雪聖言炳若士習鹿洞之規奚止漸遺
澤於一邦于以惠後學於千祀

啓蒙記疑

天一地二

勉齋以太極圖解五行稱盛之說謂主於生之序
而疑其與下文相戾竊意朱子訓釋何等嚴密豈
於此明白易辨者不曾照勘使一篇之內首尾横
決至此之甚也是必有其說矣蓋詳濂翁此圖未

必主於生之序而朱子之釋之也亦然何也圖說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上二句以質之生於地而言也下二句以氣之行於天而言也故其圖亦具此兩義上水火而下木金所以明其生之序也右水金而左火木所以明其行之位也生者先其稺而後其盛言由稺而至盛也行者先其盛而後其稺言以盛而統稺也然必氣行而後質生也故水於生爲陽而必置之於陰位火於生爲陰而必置之於陽位其畢竟歸宿又以行爲主而生之序在其中而已朱子直據

此爲解則其所謂陰陽稺盛政所以說行之序而嘗答人此問又謂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云爾則其旨益以明矣勉齋於此何故直以爲生之序而反疑其上下之抵捂也豈以濂翁此圖不當謂不主於生耶卽何不爲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順其生成之次而必相與對立又何不爲左火右水以從其陰陽之位而必互易其方也抑謂稺盛之云於生之序爲近耶卽自春而夏自秋而冬不謂之稺盛而何哉恐皆未足以爲據也然以勉齋而疑朱子則必眞有可疑而愚不足以知之耶

勉齋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多寡耳初非以次序言此固然矣但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五行之生亦豈都無次第故水火得氣於先金木成形於後又細分之則水最嫩軟而火已暴烈木尙柔弱而金更堅重其自稱至盛之序不可誣也又言其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待五行具足至於六而後成水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矣此亦有可言者凡物自無而爲有必須先有苗脉而後成形質且如草木生於春而至秋乃成此果不得爲造化耶故愚意自一至十固是言奇偶多寡而其爲

次序亦因此可見恐不必都無次序而後始可也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

節齋說河圖之行洛書之位行與位當句河圖言行以生成合而同處其方是流行之妙用也洛書言位以奇偶分而各居其所是對待之定體也

胡氏當位不協卦不當位協卦之說大義旣無緊要而其論洛書以爲大禹則其常以爲範者尤舛蓋禹之作範只因其自一至九之數而爲之敘耳何嘗屑屑於東西南北之變不變乎東西南北亦干範何事而胡氏專以是爲大義況禹之所敘者

乃九疇也則其協卦不協卦又初非可論耶

然河圖以生數爲主

玉齋說書之中五上一點旣具天九之象則一與二三與四七與六九與八奇偶亦相脗合云者似不然恐當云一與六三與八七與二九與四相合也未知如何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

位者一二三四之位也數者六七八九之數也胡氏以爲數則自一至十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之位若如是說則只曰其位三同而二異足矣何必並

舉位與數而下皆字耶篇內凡言位數皆同而獨下文論洛書位數曉然之說乃可如胡氏解耳河圖以生數爲主而成數爲客生數爲一三五則不以成數之偶而害其爲陽位故不可易也生數爲二四則不以成數之奇而害其爲陰位故可易也蓋生數尊而成數卑尊能統卑而卑必統於尊朱子所謂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者卽卑必統於尊之謂也若復言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云爾則更足以發明尊能統卑之義其於陰可易之說何害之有特以語意自足無待於復言而不言耳蓋此

所謂陰陽者非眞若奇偶之爲陰陽也只如尊卑之云故朱子嘗論此義曰如子爲父之陰臣爲君之陰其指可見矣胡氏乃以爲其不言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主陰可易而言也是蓋看此陰陽字太泥其意以爲若曰生爲成之陽則二四遂化爲陽而不可易矣故且諱之而不言其亦淺之知朱子矣

或有以爲朱子方論二四陰可易之義故特發成爲生陰之論夫如是而生成俱陰而爲可易也然則此陰陽不可只以尊卑意看是又有不

然者必生成俱陰而後爲可易則亦必生成俱陽而後爲不可易彼一三五之成數固皆陰也亦將以何說使之爲陽而後可耶

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

覺軒說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云者未可曉當更思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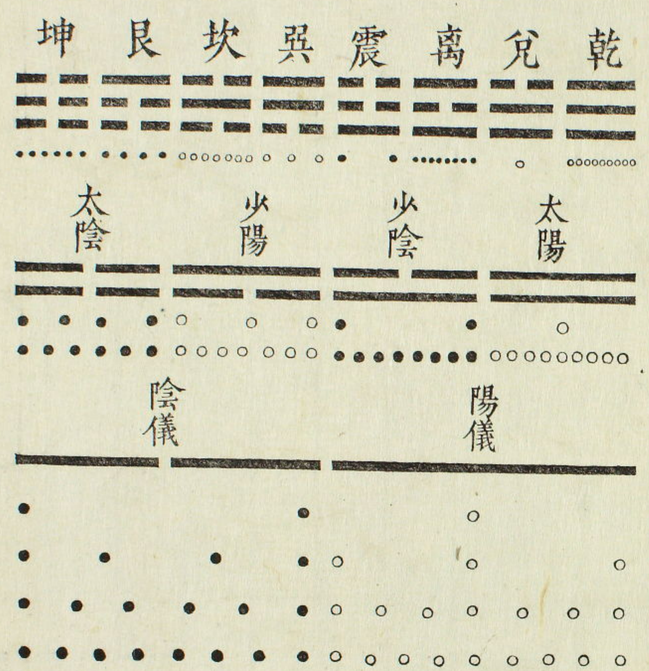
上言進退饒乏下言互藏其宅呼應似不妙而實互言也蓋由上之說七八九六既附於其生數之外金處金位火處火位水木處水木之位則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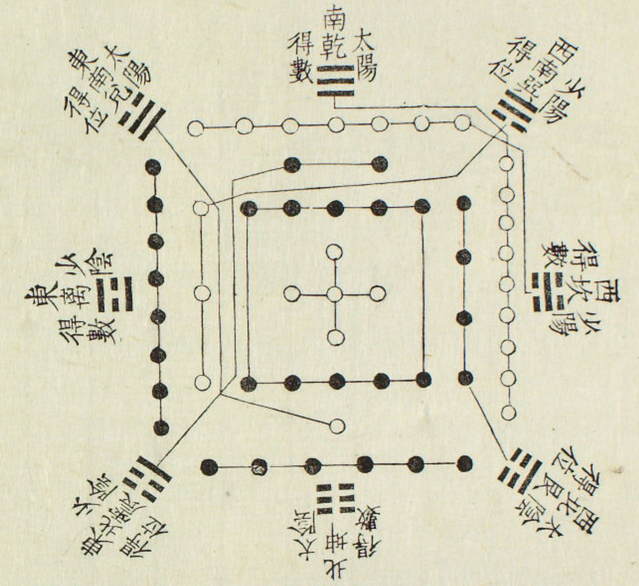
但爲進退饒乏之正而爲各得其位亦未嘗非正也由下之說自九而爲七自六而爲八陽反退而爲乏陰反進而爲饒則是不但爲互藏其宅之變而其進退饒乏亦未嘗不變也然所謂各得其位與互藏其宅者畢竟同是一位特所從言之異耳胡氏釋陰陽進退固也然不據圖爲解故其言懸空而難見蓋河圖左旋故陽之自南而西爲順行而進陰之自東而北爲逆行而退也又饒乏之義若泛論陰陽之大分則陽固饒陰固乏而就其中細分之則在陽九饒而七乏在陰八饒而六乏此段所論恐主於細分者而爲言耳

舊嘗疑七八九六迭爲消長之說據洛書七八九六各居其位未見有消長之象且一二三四何不自爲消長必并湊合以成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始可耶近始思之此所謂七八九六亦陰陽老少之謂也老陽消而爲老陰則老陰爲息老陰消而爲老陽則老陽爲息二少亦然今以先天圖證之乾之六陽盡消則坤之六陰自息坤之六陰盡消則乾之六陽自息此固無足疑者至若一二三四非數之成也不過所以爲七八九六之次第而於陰

陽老少無所當焉則固不得以消長論也舊時看此只謂陰陽老少不干洛書硬守七八九六之定位而不復察七八九六之爲陰陽老少圖與書無以異焉則宜其窒礙而不可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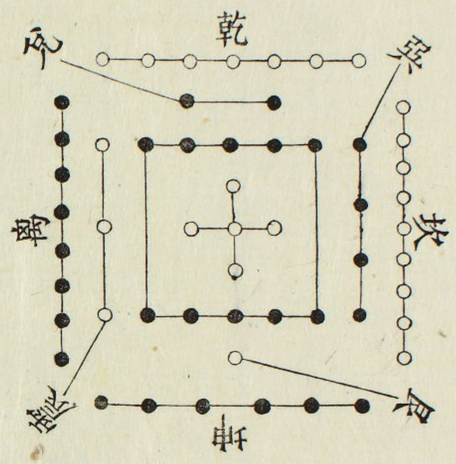
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





朱子則河圖爲先天圓圖圖此據易圖說註得位得數之說而爲圖如此或曰坤离之處乎北東固河圖之本位而乾坎之易位也何居兌震巽艮之分排於四隅亦各有所以

耶曰坤處乎北則乾相對而處乎南离處乎東則坎相對而處乎西此其所以易位者而朱子固曰陰可易蓋亦指此西南方而言也（乾坎非陰而以其生數二四之爲陰故云且朱子說固非爲此條而設然二位之可以相易則此亦可見）乾兌皆生於太陽故兌處乾下离震皆生於少陰故震處离下艮之於坤巽之於坎亦各以類而附於其傍豈其無所以而漫以意分之乎



胡氏則河圖爲先天圓圖圖

玉齋說初非求異於朱子也只爲泛看析合補空之說而不考乎得位得數之義故自不能不異矣且以坤之爲老陰則幷與其內一點而爲老陰而以艮居之离之爲少陰則幷與其內三點而爲少陰而以震居之

餘卦皆然殊不知河圖內外之重列者非以陰陽老少之爲同類而處乎一方也不過爲生成之相合而已則不得以此爲據而玉齋不察於是乎有老陰之艮而得老陽之位焉少陰之震而得少陽之位焉若巽若兌俱不得其陰陽之本位然此則猶可曰歸重於成數而生數隨之或可爲一義而至以乾之老陽處乎少陽七之數坎之少陽處乎老陽九之數則老少顛倒而尤不得其可通之說矣

中庸記疑

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不曰道心而曰本心者蓋兼人心之得其正者而言

支分節解脉絡貫通以章句而言也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並章句與輯畧而言巨畧指章句詳細指輯畧也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以或問而言也

不偏不倚之義論者多矣惟當以朱子所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不倚則以人而言者爲正其說見大全雜記疑篇

氣禀或異以人與物之大異與人人物物之小異而通言之其曰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就其或異之中主乎人而爲言而物則統在其間而已蓋此方論修道之敎立文詳畧自當如此

戒慎恐懼通乎動靜戒慎恐懼之在於不覩不聞者則是靜時事

致中和註至靜之中只是不覩不聞時節若以此指爲未發則說無少偏倚不去或以爲如是則與下文應物之處類例不同蓋以謹獨與應物既有層節則不應於此只以不覩不聞說了云爾也此有不然者謹獨亦是應物之端固非判然二事設有濶狹之可

言有層節者自有層節無層節者自無層節何用拘拘於類例之必同而反累其正義也或問曰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只一動靜字多少明白何會動靜又各有層節哉今將至靜之中應物之處八箇字只作動靜意看定則都無事且此註兩自字兩至於字每欲以境界之淺深求之是所以多碍也此只爲自戒懼而至於致中自謹獨而至於致和之意乃工夫之始終非境界之淺深也故或問論此處亦有自至字而初無至靜應物之說此可

驗矣

不覩不聞與未發槩言之則謂之一等時節可也精言之則不覩不聞時容有昏昧散亂之病卽不得盡爲未發矣朱子之論未發有心如頑石劈斫不開之說若此類頗多皆槩言之者耳

舜其大知章註曰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知之所以無過不及指好問好察而言也道之所以行指執兩端用其中而言也此固然矣回之爲人章註曰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蓋指擇乎中庸服膺不失而

言也道之所以明何處見有此意每不能曉然今細思之此亦只在上兩句之中盖擇而不失因是行之事而能知所以擇而不失則又爲知之事故上章以能擇而不能守爲不知即見能擇能守者之爲知也

或問曰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其意亦如此

費隱章以君子之道起頭終又結之以君子之道而中間滚說天地鳶魚宜無與於君子之道而子思之言如彼何也當思得之

謂人與物之道同者子思之旨而朱子之說也謂人與物之道異者近世湖中之論也從其異而異之則鳶之飛魚之躍與人之所爲何啻異也從其同而同之則皆天理之自然而當行者也譬如燭在房內其光從窓間四出有直者有斜者有長者有短者而其爲燭光則同夫直斜長短者器也燭光者道也所異在器所同在道今欲論道而以器言之可乎

只一道也在天地則爲天地之道在人則爲人之道在物則爲物之道惟人父天母地而宗主乎萬物故揔名之曰君子之道夫君子之所道如此故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焉彼不知此而竊竊然自私其身者亦可哀

也已

天命之謂性註陰陽五行兼理氣而言者也若曰專以氣言則下句何得更下氣字而所謂理亦賦焉所謂健順五常之德者皆無來歷矣

鬼神章註其論鬼神處曰陰之靈陽之靈曰陰陽合散曰其氣發揚于上皆若以氣言者而最後始曰陰陽合散無非實者章下註則直以爲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至是又專以理言讀者每以爲疑嘗思之鬼神氣也亦有以理言者此只就一地頭從其能然處而謂之氣從其實然處而謂之理惟觀其所指如何耳此章自鬼神之爲德至矧可射思語意渾然謂之理亦可謂之氣亦可則朱子於此亦姑釋其名義而無所偏主如所謂性情功効於理於氣皆可如此說所謂陰陽合散亦有氣有理所謂發揚于上則指氣然其下神之著也一句又可左右看及至末端乃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卽其主理甚明由是而回觀上文許多句語無一非此意故朱子於此方亦斷然主理以揭一章之宗旨此與論語子貢問夷齊註恰類夫子貢此問所欲聞者其讓國之事耳然其問之也只泛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夫子泛答曰古之賢人也則其註亦泛敘夷齊平生並舉其讓國諫

伐二事及子貢得其所欲聞之意而出曰夫子不爲也則註中始掉去諫伐一款專以讓國爲言此見朱子釋經至精至審一句先後不得每讀之未嘗不欣服也

前三章言學者修齊之方後三章言聖人治平之事何等平實何等次第中間現出鬼神一段直是恍惚然鬼神之道亦君子之道非有異也此與費隱章歷言夫婦聖人之事而繼之以天地鳶魚者同一意思由是而上貫下貫便見天人一致讀之令人皷舞朱子兼費隱包大小之說似已指此

德爲聖人以下五句他聖人亦多能此而獨稱舜者豈以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聖起自畎畝而爲天子其事尤別也歟

只以無憂贊文王便見文王至德處

踐其位註曰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此所謂繼述指爲武王周公繼述之事則說不去武王周公繼述之大者上章已悉之在此章則制祭祀之禮又其一事也此則只言祭禮之中亦有繼述意思而已

二十章義理淵博文章瀾翻有未易領畧者今欲作

五節看自章首止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爲一節言爲政以修身爲本自天下之達道五止知斯三者爲一節言達道達德爲修身之工夫凡爲天下國家以下四段爲一節言爲政自凡事豫則立止誠者天之道也爲一節言誠自博學之至章末爲一節言誠之之事

哀公所問者政也夫子對之皆修身之事及其更端而再問也始說到九經然如禮樂兵刑之屬亦無所及以大本大綱之不在是也然聖人豈語本而遺末語綱而遺目哉固已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則無事於更論耳

前知非聖人之能事然亦誠則明之一端也自二十一章論天道人道處惟此章難尋脉絡竊意二十一章兼舉誠明以起下文次章言誠之事又次章言明之事明之至則誠矣故至此章而又言至誠之道摠括上二章之意

誠者自成也註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語類諸說皆以此誠作實理解而自成爲自然成就之意若然則其下乃曰誠以心言何也語類賀孫正以此爲疑則先生答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先生之意

蓋以爲懸空說衆物之所以成則以理言就一物上說則以心言是固各有其義矣然只一誠字破作兩解終有未敢知者獨義剛錄一段甚分曉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已不得爲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據此則先生固自以此註爲有病而仍之不改何也豈後來別有定論耶抑其鄭重而未遑者歟姑錄之以俟知者質焉

又按或問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蓋指程子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之語也此其以實心言甚明而事親事君亦包得自道意卽無誠道兩物之病矣先生卽取此說則正與所以答義剛之問者一般意思而語類諸說固在所捨矣雖然此亦無論今只就本註虛心讀去則首一句或可兼通於實理實心而卽承以誠以心言四字則

上下語勢專歸於實心上旨意曉然畧無可疑不知先生當初主言實理時立文何故乃爾惟其如是故後來雖悟前見之有病而其文則無事乎改定也歟或不察此而依違於或問語類之間遂以此註爲兼實理實心而言則恐未得爲確論也

更詳義剛錄云上句工夫在誠字上觀工夫二字則其時先生已主實心之義而義剛所疑特在於本註中所以自成所當自行兩句之解不同上自字若自然之自下自字爲自已之自不若皆以自已之義言之此其意亦精矣故先生答云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而至謂之舊說有病卽不以其言爲不可也但由今觀之上自字亦可作自已之自如程先生至誠事親之說豈不是自已之義乎此所以先生雖可其說而亦不必改下句語蓋欲後人深究上下文義而自知之耳要之此章三自字皆作自已之義諸誠字皆作實心之義方無許多窒碍惟誠者物之終始之誠是懸空說不害爲實理

故至誠無息故字若無來歷然此章所論聖人至誠成物之功與天地相似者實承上章誠者所以成物之意而極言之卽此求之自無可疑

洋洋乎發育萬物果聖人之事乎當與費隱章參互以看

議禮制度考文卽上文三千三百之事而修德凝道者之所爲也此是聖人大事業故二十七八章皆言之而其下卽承以仲尼祖述憲章之事子思之微旨可覩矣

君子之道本諸身註曰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然觀子思考諸三王之言則是爲三王以後也三王以後無王天下者然則此君子非實有其人也泛言其道如此耳繼三王而行此道者非仲尼其孰能之

聲名洋溢乎中國十數句何其言之鄭重而至此也無乃有所指歟苟不因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味其爲言亦非懸空竊意此二章皆以言仲尼也

籤論李參判宜哲儀禮註

士冠

筮人執筴抽上櫝兼執之○按此文本宜先抽櫝後取筴而今先言執筴者蓋主於筮倒文以見之耳

此云執筴蓋指筴在櫝中而言非倒文也觀小牢文

可知

母拜受子拜送○冠事未畢而先見其母盖爲取脯而降須先置處乃可受字卒事故不待賓出而先入也家禮既無取脯之儀故見母之禮退在賓出之後

正爲見母事急故不待賓出而入耳今曰脯無置處故先入見母無乃未安乎兩書異同恐別自有義不必在於取脯一事也

不屨繐屨○布縷不灰治曰繐

喪屨不見用布之文今言布縷不灰治曰繐可疑

士昏

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菹西則豚豚西則魚而腊則在魚南然後始設黍於醬西豚北而今曰腊北者舉最南特設者而言之故耳非眞與腊相次而無間也

竊意牢只有一俎在婿席前而及其食也贊乃分授婿婦所謂共牢而食同尊卑者也不然而只如婦饋之禮右胖載於舅俎左胖載於姑俎之例則鄭氏於彼註正言其異尊卑矣惡在同牢之義也然則此所謂腊北正以無豚故就腊而言耳如何如何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正謂指正之蓋指正衣笄而托戒之

正訓指正欠確竊意只是正衣冠之正初非不正而至是更爲正之以示托戒之意耳

鄉飲酒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凡受爵平敵者同面授受卑於尊則對面授受此用敵禮異於介之對受又禮凡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賓宜由主人之左以受爵而楊圖從主人之右更考據圖賓正在主人之左以其俱北面耳但此圖元來

未見所據蓋平敵並受禮雖有其說此特指贄幣器物之等耳未必爲酒禮也故鄭氏大射註云凡授爵必向所受者今詳此解及冠禮禮子章所論專據此圖以爲一經之通例恐未然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疏曰揖升者從三人爲首一一揖之而升也

竊意主人揖升者主人揖而自升也衆賓之長升拜受者衆賓乃升也蓋衆賓既無堂上拜至之禮則無緣徑升待主人洗升實爵然後始升以受之據特牲有司徹正亦如此不然升拜之升却成衍文疏說恐

末然

賓降席北面○必北面者將自徹俎故向其席也賓北面固爲向其席而主人以下皆非向席豈自有他義耶

鄉射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其法橫覆其弓使弣居上先覆左手執弓背次卻右手從弓弦下取矢也此解恐誤竊意上下射皆用左手執弓而其執之之法皆弓體居北而兩末向南此所謂南踣弓而大射疏言取其背君向南爲順者得之矣其取矢則上下射皆用右手上射曰弓下者右手在弓南卽弓末之所向也故謂之下亦得謂之裏也下射曰弓上者右手在弓北卽弓之背也故謂之上亦得謂之表也今曰橫覆其弓使弣居上從弓弦下取矢下文又曰橫仰其弓使弣在下由弓弦上取矢雖不知有何意義而豈南踣之謂哉朱子弦向身之說又將何以說通也

大射

遂比三耦○謂初射之耦士與士爲耦者此時大夫在堂上則此三耦者似士也但上文大夫

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註云此告選三耦也下文遂比三耦註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據此兩條則又若大夫士通作三耦而非士之三耦也可疑

士不拜受爵○答拜不言再者射禮正尊卑一拜而已

答拜不言再此似對燕禮而云耳然只此節中亦有燕禮之所只答拜而此却言答再拜者何也

聘禮

西夾六豆○其法韭菹居北爲首云云

東西夾設饌通解朱子說恐甚確卽觀經文上下繼之字可知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

夕疑又之誤贈賄恐亦當作郊贈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旣反命出門釋服還服深衣成服乃去之

先旣衰而從之矣至此服深衣可疑經與註俱未見此意上旣言成服受衰而歸家又有成服亦可疑

公食大夫

膷以東膹膮○此陪鼎之實所謂鉶羹也

鉶羹臛若只一物何以有正饌庶羞之別耶竊意此二者其以牛羊之肉作羹則同而鉶羹又和之以菜其所盛之器亦一用鉶一用豆此其異者也故鉶羹或可言臛而臛則不得稱鉶羹矣如何如何

喪服

妾爲君○妾之子亦不得稱其父爲父而特稱君今俗禮亦然也

妾之子不得稱其父爲父而特稱君此於古禮有據否

布總箭笄○至成服則去麻布而但有笄總仍加

經於髻上以其無麻布之加故名曰露髻之髽露紒似因去纚而名

父卒則爲母○疏曰父卒三年之內母卒則仍服期先正之論多有異同而朱子於此未有異說見於答郭子從書

朱子說雖若不明白剖破而其以二十四年而嫁爲不晚則蓋已疑疏說矣

父在爲母○揆以正禮當於十五月禫後一月即依吉祭法去禫服復吉服持心哀終三年庶爲身無服心有喪之義也

既吉服矣其飲酒食肉復寢聽樂之事亦一切復常而無拘耶身無衰麻是爲無服何必盡着華采之謂乎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庶子者疏曰妾子也庶子恐通指次適

庶婦○出後子之妻服當依兄弟子之妻服可知也

出後子之妻服依兄弟子之妻服則無所降於本服矣此有可證否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惟大夫妻爲兄弟爲父後者以尊降一等大功見下姑姊妹適人章

后夫人之所不敢降而大夫妻獨降之乎姑姊妹適人章疏說是言大夫妻雖無主於其本親之爲已朞者得降而不報耳非謂降其爲父後者也

朋友麻○其服首加弁絰身着疑衰云云

經云朋友麻與上文公子爲其母麻同爲緦之經帶無疑而獨不言所服故鄭以意補之曰其服吊服也其註檀弓亦云不爲衰吊服而加麻着一而字其意甚明今直以吊服爲朋友之服恐不然

士喪

髻笄用桑○疏曰髻笄則男女俱有

母喪髻無笄此言男女俱有似誤蓋疏說是言生人法非指此桑笄也

稼衣○稼之言緣也衣裳相連而不殊以赤爲緣與袍爲表也

赤緣則婦服矣玄端不連衣裳而此連之有似稼衣故不曰玄端而曰稼衣非並與赤緣而同之也疏說甚明

主人由足西○含食道也宜從奠位含於尸東而今在尸西者蓋重其事而改其位禮以變爲敬正謂此也南溪以爲東是生養之方今不忍死其親故向東而含亦一義也

含于尸西恐緣襲床在東

主人襲反位○此袒於戶外而襲在戶內小斂袒於戶內而襲於堂東互相變以爲敬

襲在戶內則是于尸側矣恐未安小斂袒於戶內亦然

書儀束帛家禮代以結帛丘氏謂云云

束與結之異同未知而但家禮書儀皆云結白絹初

無異法也

婦人髽于室○賈氏疏曰自齊衰至緦皆布髽今按鄭註但舉齊斬婦人而書儀亦謂其收髻麻繩撮髻爲髽而齊衰以下婦人則用布免家禮從之則所謂髽者但指齊斬婦人可知

齊衰以下婦人用布免者是所謂布髽也其言正與賈疏合獨家禮不用書儀此文則似出於從簡之意耳

兩籩無縢○栗不擇者取其盈器而不精擇其好亦喪事畧異於特牲等吉祭也

喪奠雖畧何至不擇精粗而惟以盈器爲禮也特牲記棗烝栗擇註曰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裹之也烝擇互言然則所謂擇者蓋剝去皮核而擇取其可食者也欲擇須烝烝則須溫故以巾以裹之皆所以優尊者也妄意如此未知然否

婦人尸西東面○喪大記主人弁絰視斂則是去其麻絰而別加白巾環絰於免括之上

免者以代冠也髻亦宜然故檀弓曰投冠而括髮加絰於其上則可加弁於其上無兩冠之嫌耶

特牲饋食

祝洗酌奠○家禮入廟敘立後無再拜者以其既
曰如告日之儀則其拜可知故省文耳
敘立無再拜無乃別有義意耶
爲加爵者作止爵○謂舉起其所止之爵以酬長
兄弟亦先飲其止爵更酌以酬焉所以代尸行酬
如長兄弟之儀似指上文長兄弟加爵時不及佐食
洗致等所解殊誤
少牢饋食
佐食二人上利升羊○經文下肩字疑衍文
既訓上字爲俎之上端而又疑肩爲衍則脊脅肺在
上端歟恐非可疑
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醬○按此振祭者据下
文疏義黍稷擩于醢以授尸今主人受黍故振其
醢以祭之○內蓋內寢重神惠也
黍稷擩醢可疑納諸內恐是納于籩中之意
有司徹
尸降筵受三獻爵○賓既獻主人主人當酢賓而
賓卑不得與主人抗禮故尸爲代酌以達其意鄭
曰遂賓意是也
尸受賓獻宜卽酢賓而緣賓意欲先獻侑及主人而

後自飲故至是而始酢之是爲遂賓意也其說詳見
上文尸酢主人疏

三山齋集卷之十